佩文齋書畫譜

75 76

卷七五 七六

名人書跋

唐至宋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NO. 573

HGT.

LENG.

NK
3634
.A2
Q243
1920
v.29

THE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LIBRARY

第七十五卷

歷代名人書跋六

唐柳公權西平王碑　唐柳公權何進滔德政碑
唐柳公權李石神道碑　唐柳公權康約言碑
唐柳公權高重碑　唐柳公權起居郎劉君碑
唐柳公權尚書馮宿碑　唐柳公權書蘇夫人墓誌
唐柳公權玄祕塔碑　唐柳公權復東林寺碑
唐柳公權楷書度人經　唐柳公權小字清淨經
唐柳公權陰符經序　唐柳公權書金剛經
唐柳公權書驛路記　唐柳公權書嵇叔夜絶交書
唐柳公權蘭亭書帖　唐柳公權謝紫絲靸鞋帖
唐柳公權赤箭帖　唐柳公權謝人惠筆帖
唐柳公綽武侯祠記　唐姚向書鄭權碑
唐唐玄度李藏用碑　唐唐玄度十體書
唐杜牧書張好好詩　唐温庭筠書湖陰曲
唐裴休圭峰禪師碑　唐顏稷靖居寺碑

同文圖書館印

唐董景仁杜順和尚碑
唐俞珣書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疏
唐高駢書皤溪廟記
唐于僧翰尊勝經
唐于範書
唐任迪處州夫子廟碑
唐柳知微孔府君神道碑
唐唐彥謙張將軍新廟記
唐唐彥謙王重榮德政碑
唐韓偓墨蹟
唐韓偓手簡十一帖
唐柳懷素濟安侯廟記
唐王説梁公儒碑
唐王奐之潤州陀羅尼經幢
唐楊承和邠國公功德銘
唐釋懷仁集王羲之書聖教序
唐釋懷仁聖教序真蹟
唐釋翹微正書岑君德政碑
唐釋懷素自序帖
唐釋懷素千文
唐釋懷素絹本草書千文
唐釋懷素洪州詩
唐釋懷素北亭草筆
唐釋懷素逐鹿帖
唐釋懷素七帖
唐釋懷素別本六帖
唐釋懷素草書清淨經
唐釋懷素客舍等帖
唐釋懷素酒狂帖
唐釋懷素食魚帖
唐釋懷素聖母帖
唐釋懷素醉僧帖
唐釋懷素高坐帖
唐釋懷素四帖

唐釋齊己名茶記　唐釋高閑草書
唐釋高閑千字文　唐釋懷惲實際碑
唐釋齊操行書大泉寺新三門記　唐釋無可寂照和尚碑
唐吳彩鸞書唐韻　唐房璘妻高氏書安公美政頌
唐房璘妻高氏書石壁寺鐵彌勒像頌
五代楊凝式題名　五代楊凝式詩碑
五代楊凝式墨蹟　五代楊凝式灘院記
五代楊凝式侍御帖　五代楊凝式起居帖
五代楊凝式韭花帖　五代楊凝式夏熱帖
五代王文秉小篆千字文　五代王文秉紫陽石磬銘
五代王仁恭法門寺重修塔廟碑　五代李鶚書汾陽王眞堂記
五代徐鍇紫極宮石磬銘　五代徐鍇隸書貞素王君碑
五代任德筠本業寺碑

第七十六卷

歷代名人書跋七

宋趙普書　宋徐鉉書雙溪院記
宋徐鉉篆項王亭賦　宋徐鉉摹嶧山碑

同文圖書館印

宋徐鉉篆書千文　宋袁正己書摩利支天經陰符經
宋尹熙古書汾陰壇頌　宋張仁愿書唐憲宗廟碑
宋張仁愿書後周太祖廟碑　宋孫崇望書嵩嶽廟碑
宋李建中書千文　宋李建中和馬侯詩帖
宋李建中帖　宋李建中六帖
宋李建中書　宋蘇易簡臨蘭亭序詩
宋楊億書　宋楊億書玉溪生詩
宋楊億書遺教經　宋李宗諤書
宋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　宋郭忠恕書陰符經
宋郭忠恕文宣王廟記　宋郭忠恕高祖廟碑
宋郭忠恕三體陰符經　宋章得象書遺教經
宋周越書王龍圖柳枝辭後　宋周越帖
宋石延年書筆　宋石延年書籌筆驛詩
宋石延年詩帖　宋石延年楷書古松詩
宋石延年帖　宋种放墨蹟
宋林逋與通判帖　宋林逋帖
宋林逋二帖　宋林逋手書雜詩

宋彭太素行書等覺院記　宋吳說書大相國寺碑銘
宋杜衍墨蹟　宋杜衍草書
宋杜衍與歐陽文忠公帖　宋杜衍詩帖
宋杜衍草書帖　宋晏殊二帖
宋宋綬楷書千文　宋韓琦與歐陽文忠公帖
宋韓琦書義鶻行後　宋韓琦書北嶽廟碑
宋范仲淹書伯夷頌　宋范仲淹書道服贊
宋范仲淹與朱校理手帖　宋范仲淹荅翰長學士帖
宋范仲淹許下帖　宋范仲淹與尹舍人帖
宋范仲淹手墨　宋范純仁與司馬温公手簡
宋富弼與王龍圖帖後　宋富弼十二帖
宋文彥博眞蹟　宋文彥博三帖
宋薛奎詩帖　宋歐陽修帖
宋歐陽脩與挺之郎中帖　宋歐陽脩書
宋歐陽脩集古録序眞蹟　宋歐陽脩集古録跋
宋歐陽脩九帖　宋歐陽脩墨蹟
宋歐陽脩詩帖　宋歐陽脩二小帖

同文圖書館印

宋宋祁墨蹟
宋邵雍書逢春詩
宋邵雍手寫陶靖節詩
宋蘇舜欽寶奎殿頌帖
宋蘇舜欽四時歌眞蹟
宋蘇舜欽詩帖
宋蘇舜欽二詩眞蹟
宋蘇舜欽臨懷素自敘帖
宋蘇舜欽留別王原叔古詩帖
宋蘇舜欽草書杜詩眞蹟
宋蘇舜元草書
宋蘇舜元帖
宋蘇舜元二帖
宋江休復墨蹟
宋梅聖俞眞蹟
宋蘇洵與孫叔靜帖
宋愼東美帖
宋李唐卿篆千文
宋蔡襄書集古録序
宋蔡襄書茶録
宋蔡襄書牡丹記
宋蔡襄書海會寺記
宋蔡襄飛白書
宋蔡襄書賦
宋蔡襄草書
宋蔡襄書隴西王碑
宋蔡襄獻壽儀帖
宋蔡襄書前出塞詩
宋蔡襄臨眞草千文
宋蔡襄書哀冊
宋蔡襄書唐人詩帖
宋蔡襄荔枝帖
宋蔡襄白蓮帖
宋蔡襄謝賜御書詩眞蹟

宋蔡襄書蹟　宋蔡襄書栁子厚吐谷渾詞
宋蔡襄書杭州府治記　宋蔡襄書寒蟬賦
宋蔡襄萬安橋記　宋蔡襄書晝錦堂記
宋蔡襄眞書有美堂記　宋蔡襄秋暑帖
宋蔡襄草書二帖　宋趙抃帖
宋趙抃遺帖　宋司馬光帖
宋司馬光隸書　宋司馬光與邢和叔帖
宋司馬光與范忠宣帖　宋王安石二帖
宋王安石帖　宋王安石手書
宋王安石詩刻　宋王安石書金剛經
宋王安石正書楞嚴經要旨　宋王雱書
宋曾鞏帖　宋文同草書
宋文同草書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
宋蘇頌臨閣帖　宋錢公輔書遺教經
宋唐坰帖　宋鍾離景伯小字千文

歷代名人書跋六

唐柳公權西平王碑

右唐李晟碑裴度撰碑載西平子十二人愿聰總愻憑恕憲憓懿聽惎慇唐史宰相世系表所書亦同而新舊史列傳皆云晟十有五子舊史云伺伷偕無禄早世豈以伺等早世故碑不載歟又李石撰李聽碑云西平有子十六人疑更有未名而卒者爾元和姓纂載西平子十人以碑校之姓纂闕聰總憑懿四人而愻慇二子墓碑舊史皆無之又其倫次差謬亦以碑爲正 金石録

右唐西平郡王李晟碑裴晉公撰柳公權正書晟在唐功蓋天下可謂偉矣唐書列傳敘其官時與碑不合碑謂晟由左清道率歷三府右職累遷光禄太常卿傳則云授特進試太常卿碑謂晟爲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代宗徵之以左金吾衛將軍爲神策兵馬使傳則云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爲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碑謂晟平蜀還授檢校太子賓客而傳不書碑謂建中二年以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尋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傳則云晟爲神策先鋒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尋授御史大夫碑謂皇居失守授晟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傳則云詔拜神策行營節度使碑謂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等使管内及商華等州副元帥

同文圖書館印

復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傳則云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碑謂鑾輅爰歸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傳則云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尋拜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晟之碑作於當時而史成於後代要當以碑爲是 金薤琳琅

唐柳公權何進滔德政碑

何進滔德政碑唐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柳公權撰并書進滔唐書有傳開成五年立其高數丈制度甚閎偉今在河北都轉運使公廨園中 集古録

右唐何進滔德政碑進滔事迹固無足取而柳公權書法爲世模楷此碑尤爲雄偉政和中大名尹建言磨去舊文別刊新製好古者爲之歎惜也 金石録

唐柳公權李石神道碑

李石碑柳公權書余家集録顏柳書尤多惟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非字之然也譬夫金玉埋沒於泥滓時時發見其一二則粲然在目特爲可喜爾熙寧三年季夏旣望書 集古録

唐柳公權康約言碑

康約言碑柳公權撰并書約言宦者爲河東監軍唐自開元以後職官益濫始有置使之名歷五代迄今多因而不廢世徒知今之使額非古官襲唐舊號而不知皆唐宦者之職約言在太和開成間嘗爲鴻臚禮賓使又爲內外客省使以此見今之使名自樞密宣徽而下皆唐宦官職也又以見鴻臚卿寺亦以宦者爲使於其間約言又爲宣徽北院副使又見當時南北院宣徽皆有副使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

集古録

唐柳公權高重碑

右高重碑元裕撰柳公權書唐世碑刻顏柳二公書尤多而字體筆畫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亦繫於摸勒之工拙然其大法則常在也此碑字畫鋒力俱完故特爲佳矧其墨蹟想宜如何也治平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書 集古録

唐柳公權起居郎劉君碑

右唐起居郎劉君碑劉氏世墓在彭城叢亭里絡聖間故陳無已學士居彭城以書抵余曰近得柳公權所書劉君碑文字磨滅獨公權姓名三字煥然余因求得之碑殘缺然可識者猶十三四不忍棄故録之 金石録

唐柳公權尚書馮宿碑

此碑柳書結字小差勝玄祕塔碑尚不甚與薛稷鴈行楊用修云亞於廟堂碑過矣大都柳書筋骨太露不免支離宜米南宮之鄙之惡札而宣城陳氏之笑其不能用

同文圖書館印

右軍筆也 石墨鐫華

唐柳公權書蘇夫人墓誌

近世注杜詩者數十家無一字一義可取蓋欲注杜詩須去少陵地位不大遠乃可下語不然則勿注可也今諸家徒欲以口耳之學揣摩得之可乎書家以鍾王爲宗亦須升鍾王之堂乃可置論耳爾來書法中絕求柳誠懸輩尚不可得書其可遽論哉然予爲此言非獨觸人亦不善自爲地矣覽者當粲然一笑也嘉定元年四月己酉陸游書 渭南集

唐柳公權玄祕塔碑

右唐大達法師玄祕塔銘裴休文柳公權書石刻在西安府學會昌元年所建唐法書家前有歐虞褚薛後有顏柳而柳所論心正則筆正雖一時格君之言要爲書法第一義也 東里續集

大達法師玄祕碑柳公權正書歐陽公嘗謂物之所遭有幸不幸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屠老氏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蓄若此碑是已嗚呼緇流之藉文字以傳後世如子之所録蓋不止於一玄祕也 金薤琳琅

玄祕塔銘石刻在關中會昌元年建柳學士公權書裴觀察休撰又十二年休始以鹽鐵使入相所著楞嚴義解諸所參會妙入玄宗出彼法中居士長者之流邪此碑柳書中之最露筋骨者遒媚勁健固自不乏要之晉法亦大變耳 弇州山人藁

唐柳公權復東林寺碑

唐湖州觀察使崔黯撰柳公權書東林寺會昌中廢之太中初黯爲江州刺史而復之黯之文辭甚遒麗可愛而世罕有之集古錄

復東林寺碑柳河東書是年爲大中丁丑河東自太子賓客復拜常侍又二載以太子少師元會占奏耄謬奪俸書碑時蓋已幾八十矣中多作率更體而小變遒勁爲文弱亦可愛矣弇州山人藁

唐柳公權楷書度人經

硬黄小字臨黄庭曩曾見之獨小字度人經末之見此開成年柳誠懸得意細楷也有宣和題標可證時一展誦便到黍珠鬱羅蕭臺又何必太清頂顙之表前集賢待制馮子振奉皇姊大長公主命題書畫題跋記

正書之擅名者自魏鍾繇而至於宋僅得四十四人而唐柳誠懸實錚錚乎其間則夫墨妙筆精有不待贊矣其入宋祕府凡六帖而書度人經者二此卷特其一爾是經乃晉宋人僞作至誠懸時相傳稍久故信而書之近代紫陽方回則謂五季蜀王建時道士王喬始造且確然弗自疑不幾於甚可笑歟使回見誠懸書此吾知其顙有泚矣宋學士集

唐柳公權小字清淨經

右唐柳公權小字清淨經予得舊搨本於四明豐解元坊豐得之鄉人徐蘭蘭好作

同文圖書館印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隸字不師漢人而師宋盧陵朱協極蘇學嘗有協極所書敬齋箴石刻字畫無法俗惡可厭後之人乃有好之如徐氏者亦其所遭然也因識此漫及之 金薤琳琅

余曾見柳誠懸小楷度人經遒勁有致蔡君謨茶録頗倣之世未有傳者此清靜經似永與破邪論海上潘氏所藏宋帖也其昌 戲鴻堂法帖

唐柳公權陰符經序

右陰符經序鄭澣撰柳公權書唐世碑碣顏柳二家書最多而筆法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模勒鐫刻亦有工拙公權書髙重碑余特愛模者不失其眞而鋒鋩皆在至陰符經序則蔡君謨以爲柳書之最精者云善藏筆鋒與余之説正相反然君謨書擅當世其論必精故爲誌之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 集古録

柳誠懸書至此極矣然人之好尚亦難齊矣李西臺愛柳尊師志歐陽公愛髙重碑惟君謨獨喜此序謂善藏筆鋒自是書家所共恐不能盡其妙處觀其平時論曰尖如錐捺如鑿不得出只得却文宗問之曰凡縛筆頭極緊一毛出即不堪用然藏鋒在得筆意非極工於筆亦不能也宜公權戒此 廣川書跋

唐柳公權書金剛經

誠懸以書聞四方史謂當時中外大臣家書碑刻銘不煩手筆者子孫以爲孝敬不足故昔時高麗百濟入貢多齎貨貝以購書名之重後世莫及然此經本書於西明寺後亦屢改矣經石幸存不墜兵火柳玭謂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今考其

書誠爲絶藝尤可貴也 廣川書跋

唐柳公權書驛路記

公權書往往以摸勒失其眞雖然其體骨終在也 集古録

唐柳公權書嵇叔夜絶交書

余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嵇叔夜絶交書石本云是中書梅亭李公攜歸蜀物是時余未識柳公筆法亦不知此石鐫勒之精否摹搨之工拙也後官成均與鄆人曹彦禮先生同館見其所藏柳公易賦靈寶經眞蹟非惟筆精墨妙嚴勁縝密神采飛動至於界畫黏綴硬黄搗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留几格臨玩僅半歳博古好雅者以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不能久矣歸田以來百慮消盡時憶故物了然心目之間則亦不可謂全無累於塵影者矣而諶致榮乃得絶交書墨跡與石本並卷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余目障成痼略不能辨波磔點畫於茫眇之際傳曰盲者無以與乎五色之觀雖有至寶邈然不知深以爲悵惘書其後而歸之 道園學古録

唐柳公權蘭亭書帖

自禊叙出右軍筆玉匣蘭亭龍孫定武外石刻何啻百千本而孫興公文及諸賢詩寥寥無傳者獨柳誠懸少師嘗一録之見宣和書譜柳法遒媚勁健與顔司徒媲美書家謂驚鴻避弋飢鷹下鞲不足喻其鷙急去山陰室雖遠大要能師神而離跡者也余從顧氏所驟見之恍然若未識久看愈妙因捐一歳俸獲之仍爲歌志於後 弇

同文圖書館印

州山人藁

柳少師書興公後序及諸賢詩而不書禊帖政自不敢與逸少抗衡耳供奉不復題黄鶴樓意邪古人虛心服善類如此顧其書每於險中生態枯潤纖穠掩映相發非復世所能髣髴夫以晉人霏霏玉麈之談又得公書遂成兼美譬諸絶代人快歌陽春使人心愉耳攝應接不暇耳卷初歸吾郡顧汝修家以得諸市盲兒錢不滿百元美先生竟以十萬錢購去其珍賞好事如此始拂拭武陵之手繼長價琅邪之門會其時哉可存一慨 莫廷韓集

唐柳公權謝紫絲靸鞋帖

柳公權謝紫絲靸鞋帖筆勢往來如用鐵絲糾纏誠得古人用筆意 山谷集

唐柳公權赤箭帖

唐柳公書當時自九重至外夷無不愛重史稱其結體勁媚蓋筆諫之意先形心畫此所以爲貴亦猶魏元成忠直而嫵媚邪後世眞蹟日少賴石刻僅存典刑子官行都有朝士楊文昺蓄公碑三十餘種往往來自西北其在東南者山南西道修驛路記和州陋室銘贛州閑禪師碑台州國清寺額翠屏院天台佛三字題僧清觀簡及江州復東林寺碑耳東林近又煨燼或重惜之予笑曰趙明誠金石録載何進滔德政碑在柳書中尤奇偉政和間太和尹磨去别刊新製厄會至此殆不若東林之一炬太和蕭知節示赤箭帖求予一言夫顔筋柳骨古有成説此帖字瘦而不骨露沉

著痛快而氣象雍容歐虞褚薛不足進焉昔歐陽文忠公最愛高重碑以爲摹刻之工鋒鋩皆在而蔡忠惠公則謂陰符經序善藏筆鋒柳書之最精者二說正相反每推忠惠善書而自云論此不同況晚輩寡學乎宜擇良工刻石傳之以俟識者微知節儒雅好事其孰能與此慶元六年九月辛巳平園集

唐柳公權謝人惠筆帖

柳尚書極力變右軍法蓋不欲與禊帖面目相似所謂神奇化爲臭腐故離之耳凡人學書以姿態取媚鮮能解此余於虞褚顏歐皆曾髣髴十一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淡處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趨右軍也其昌珊瑚網

唐柳公綽武侯祠記

右記裴晉公度撰柳尚書公綽書是時在武相元衡幕中三公勳業年位雖小異要之不愧忠武侯者柳於書不得稱名獨米元章謂其勝誠懸今觀其行筆飄灑雄逸無拘迫寒儉之態眞足塤篪第結構小疎不能運鐵腕捺磔間耳碑在成都可七百年矣完好尚如新得非以僻故存耶弇州山人藁

右裴度撰文乃成化中重鐫者有御史滎華跋言子寬此書如端人正士筆法遒勁裴公文首稱秉事君之節者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者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惟武侯有之信如跋所言也玉泉公自蜀還見貽因記其後嘉靖丁巳六月八日雨中記也蒼潤軒碑跋

唐姚向書鄭權碑

姚向書筆力精勁雖唐人工於書者多而及此者亦少惜其不傳於世而今人莫有知者惟余以集錄之傳得此而已熙寧辛亥孟夏清心堂書 集古錄

唐唐玄度李藏用碑

李藏用碑王源中撰唐玄度書玄度以書自名於一時其筆法柔弱非復前人之體而流俗妄稱借之爾故存之以俟識者 集古錄

唐唐玄度十體書

唐玄度十體書前本得於蘇氏後本得於李丕緒少卿丕緒長安人名家子喜收碑文二家之本大體則同而而文有得失故並存之覽者得以自擇焉 集古錄

唐杜牧書張好好詩

杜牧之書張好好詩末有灑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字漫不可摹樊川此書深得六朝人風韻余所見顏柳以後若温飛卿與牧之亦名家也 容臺集

唐温庭筠書湖陰曲

湖陰曲温飛卿書似平原書而遒媚有態米元章從此入門昔年殷司馬之孫持至長安留於案上兩月余以温庭筠温字頗漫疑是王黃華書黃華亦名庭筠字跡近米家父子故耳川中黃昭素乃謂此必曾入梁内府梁諱温家遂磨去意或有之 容臺集

唐裴休圭峰禪師碑

圭峰禪師碑唐相裴休撰幷書其文辭事跡無足採而其字法世所重也故録之云 集古録

圭峰禪師宗密法門龍象第以多所游講著述一時不能無疑於達摩慧能之宗旨而裴丞相休獨能知之然至累千言而為之辨則亦贅矣自心而證者為法隨願而起者為行行有殊法則一即四語已盡之是時柳誠懸銘書名天下僅以之篆額而自書文者深欲有效於密也書法亦清勁蕭灑大得率更筆意裴能知密為四依十地人其自待當亦不遠而沒後為于闐王子願姓名於背豈猶未能離輪迴耶抑亦所謂隨願而現者也此俟耆宿質之 弇州續稾

唐顏稷靖居寺碑

段柯古博綜墳素著書卓越可喜嘗與張希復輩敖上都諸寺麗事為令以段該悉內典請其獨徵皆事新對切今觀靖居碑亦書上人以其博涉三學故誘録寺讚也文傷太擁釀要為不凡雖奇澀不至若樊紹述絳碑之甚然亦軋軋難句矣碑大中中作而左金吾長史顏稷所書殊有楷法唐中葉以後書道下衰之際故一作罔弗多得云政和六年十月十八日黃某長睿父於楚棲鳳堂書 東觀餘論

唐董景仁杜順和尚碑

碑在開佛寺董景仁行書亦清勁但小弱耳 集古録

同文圖書館印

唐俞珣書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疏

陳果仁告身并妻軫靜緣捨宅造寺疏附疏後題云明政二年按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十一年十月東海賊帥李子通擁衆渡淮僭稱楚王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乃大業十二年也唐高祖實録武德二年四月隋禦衛將軍陳稜以江都降即以稜爲總管九月李子通敗稜陷江都國號吳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是武德三年矣二說不同如此呂夏卿爲余言若以大業十二年爲子通僭號之二年則江都方亂煬帝安得南幸而唐實録陳稜事可據則明政二年當爲武德三年也隋書謬矣果仁終始事迹不顯略見於隋書云唐初爲隋太僕丞元祐將煬帝已遇弑沈法興果仁共殺祐起兵據江表法興自稱總管大司馬録尚書事承制置百官以果仁爲司徒其事止見此爾開元中僧德宣爲果仁記捨宅造寺載其世家頗詳而其功閥官爵歲月多繆德宣言中毒以死而宅疏言見屠戮當以宅疏爲是德宣文辭不足録獨採其世次事迹終始著之俾覽者覈其眞僞而少益於廣聞煬帝本紀高祖實録皆唐初人所撰而不同如此何哉 集古録

唐高駢書磻溪廟記

磻溪廟記張翔撰高駢書駢爲將嘗立戰功威惠著於蠻蜀筆研固非其所事然書雖非工字亦不俗蓋其明爽豪雋終異庸人至其惑妖人呂用之諸葛殷等信其左道以冀長年乃騎木鶴而習凌虛仙去之勢此至愚下品皆知爲可笑而駢爲之

惟恐不至者何哉蓋其貪心已動於内故邪説可誘於外内貪外誘則其何所不爲哉 集古録

唐于僧翰尊勝經

右尊勝經于僧翰書僧翰筆畫雖遒勁然失分隸之法遠矣所以録者亦自成一家而爲流俗所貴故聊著之庶知博采之不遺爾 集古録

唐于範書

于範書險瘦自有體裁唐人書大抵有法而於文則或不工未者勝也範書自序感戀增懷皆書詞所避咸通間唐制不行於天下久矣後生不習典禮可增歎也梁制賤書有增懷語者不得荅書荅中彼此感思乖錯者州望須刺大中正處入清議終身不得仕唐紅亭記立制凡稱感者徒二年其法至重梁制至唐雖未必盡用然陸贄所定行於貞元不應咸通間盡廢也 廣川書跋

唐任廸處州夫子廟碑

處州夫子廟碑任廸行書咸通四年刺史王通古重立以傳考之李繁作學官處州當元和二年至僖宗而碑以廢後世以昌黎公文故又刻石於學存之 廣川書跋

唐柳知微孔府君神道碑

孔岑父碑鄭絪撰柳知微書其碑云有子五人載戣戡戢戳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戣之下又有戚表據孔氏譜譜其家所藏碑文鄭絪撰絪自言與孔氏有

同文圖書館印

世舊作碑文時殘等尚在然則譜與碑文皆不應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予所集録與史傳不同者多其功過難以碑碣爲正者銘誌所稱有褒有諱疑其不實至於世系子孫官封名字無情增損故每據碑以正史惟岑父碑文及其家譜二者皆爲可據故並存之以俟來者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侍上御崇政疎決繫囚退遂家居謝客因書 集古録

唐唐彦謙張將軍新廟記

張將軍新廟記李巨川撰唐彦謙書張魯事史傳詳矣巨川文辭匪工所録者彦謙書爾彦謙書頗知名於世故略存其筆蹟也 集古録

唐唐彦謙王重榮德政碑

王重榮德政碑歸仁澤撰唐彦謙書重榮當唐之末再逐其帥遂據河中雖破黄巢平朱玫之叛有功於一時而阻兵名亂爲唐患者多矣碑文辭非工而事實無可采所以録者俾世知求名莫如自修善譽不能掩惡也考重榮之碑豈不欲垂美名於千載而其惡終暴於後世者毀譽善惡不可誣故也彦謙以詩知名而詩鄙俚字畫不甚工皆非余所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集古録

唐韓偓墨蹟

唐韓偓爲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奕處偓天福中避地參州之南安縣子孫遂家焉慶曆中予過南安見奕出其手集字極淳勁可愛後數年奕

詒關獻之以忠臣裔得司士參軍終於殿中丞又予京師見偓送習光詩亦墨蹟也與此無異 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

唐韓偓手簡十一帖

余觀韓致堯出內庭後詩忠義感激詩語亦清壯超一時體律未嘗不歎賞也今觀十一帖字字筆到亂離中借衣乞米眞復可憐囑李右司狀情至曲折可喜元祐元年十月己亥黃庭堅 山谷集

唐韓致堯手簡十一帖計其歲月四百餘年矣觀古人率爾而作八法俱備令人雖盡思爲書不能到也中有楊學士一帖蘭齋慕其姓職相同因以市之爲什襲之藏暇日出示命識其後云延祐丙辰冬十月既望後三日張仲壽題於有何不可之閣 珊瑚網

唐柳懷素濟安侯廟記

濟安侯廟記在華州蓋昭宗自華歸長安褒賞節度使韓建而及於城隍之神者也記爲諫議大夫李巨川撰拾遺柳懷素書其所載七月甲午建迎上於富平丙午至華州命建與丞相參大政固辭其年爲大京兆光化元年加太傅興德尹與史皆合特巨川所諫建辭過當後梁兵下華州以建所爲表檄書奏皆出巨川手又爲建畫策殺十六宅諸王逐禁旅斂藩鎮資數而僇之距碑成僅一年耳吾故記其事以戒夫文人之貳心而脂辭者 弇州山人藁

同文圖書館印

唐王說梁公儒碑

梁公儒碑于廣撰王說書公儒者世爲成德軍將公儒當王鎔時爲冀州刺史以卒其碑首題云唐故成德軍內中門樞密使特進檢校大保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團練守捉等使軍器作坊使其餘所領事職甚多皆當時方鎮常事不足書惟樞密使唐之末年內官之職其後方鎮遂亦僭置於此見之軍器作坊五代之際號內諸司使皆朝廷官然不見其始置時而今見於此豈方鎮之職朝廷因而用之邪將方鎮之盛亦僭置也公儒事迹無所取特以此錄之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書集古錄

唐王奐之潤州陀羅尼經幢

陀羅尼經幢今在潤州寶墨亭中唐雲陽野夫王奐之書字畫頗爲世俗所重故錄之以備廣採集古錄

唐楊承和邠國公功德銘

右唐邠國公功德銘右神策軍護軍中尉楊承和撰并書邠國公者內侍梁守謙也攷之唐史宦者守謙無傳惟憲宗十五年書中尉梁守謙王守澄者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而韓文公平淮西碑亦載守謙在帝左右嘗命之往撫蔡師夫守謙以一宦者而爵至上公子之錄此蓋將爲天下後世之戒而非徒取其文字也金薤琳琅

此宦者梁守謙造經於興唐寺而護軍中尉楊承和爲銘之書之者也書全法歐陽蘭臺方整老勁所不及者結搆小疎耳但頌宦者功德乃謂淮蔡之功十居其七將令裴李諸公何處生活 石墨鐫華

唐釋懷仁集王羲之書聖教序

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諉弘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眞跡咸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之説信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自目其書爲院體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絶少然學弗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非深於書者不足以語此政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黄長睿書 東觀餘論

聖教序書法爲百代模楷病之者第謂其結體無別構偏傍多假借蓋集書不得不爾仲蔚謂出文皇手又經于志寧等潤色不無失眞是不知咸亨中沙門懷仁摸集勒石而心經末有志寧等潤色題字蓋玄奘方於洛中總譯西域所齎經藏以志寧等領其事故云爾唐世宰相有兼譯經潤文使者即其職也凡唐藏經卷尾皆有諸公名姓此何與於書而仲蔚乃以是病之陋一至此乎展冊爲之失笑 弇州山人藁

聖教序雖沙門懷仁所集書然從高宗内府借右軍行筆摹出備極八法之妙眞墨池之龍象蘭亭之羽翼也余生平所見凡數十百本無踰於此者其波拂鉤磔妙處與眞蹟無兩當是唐時搨本耳去歲嘉平得此本今年伏中復得定武蘭亭爲自快

自賞者久之窮措大餘生一何多幸耶弇州續藁

右軍書蘭亭爲最然定武本不可復得其次莫如聖教序雖本絹集自唐迄今碑故在長安學無恙也余兩至長安摩挲其下不能去雖斷碑惡搨以爲尚有典刑況此是宋元間搨本學者易得蹊徑宜其爲書家珍襲也第搨久則刻殘刻殘則畫細學者又當求之言外王奉常集

唐釋懷仁聖教序眞蹟

古人摹書用硬黃自運用絹素此卷首有宋徽宗金書縹字與內景經同一黃素知爲懷仁一筆自書無疑書苑所云雜取碑字右軍劇迹咸萃其中非也黃長睿書家董狐亦以書苑爲據恨其不見眞蹟輒隨人言下轉耳董其昌戲鴻堂法帖

此書視陝本特爲姿媚唐時稱爲小王書若非懷仁自運即不當命之小王也吾家有宋舍利塔碑云習王右軍書集之爲習正合余因此自信有會其昌又題同上

唐釋翹微正書岑君德政碑

右岑君德政碑乃唐雍州録事參軍張景毓字燭微撰按碑岑君名楨字德茂南陽人也祖文本父景倩解褐爲參軍又爲蒲州司戶參軍又調補衢州司倉參軍乃擢授潤州句容縣令是碑因其去而立也碑今在縣治二門外今年秋予以試事赴句容旣失意日夕遊衍崇明寺託居民搨數碑以還柳汧江君指示此及寺中仆地石幢云是李北海所書又檢書史會要以示句容隱士若江君者可謂難得矣是日出

少時與祝京兆往復詩藁及宋刻句容縣志自言遠祖江賓王與朱文公同年家有當時試錄在鄉中不及取后予迫試事歸昨始寄至因得摩挲墨本怳憶往事故記之云嘉靖戊午十月廿一日記 蒼潤軒碑跋

唐釋懷素自序帖

世傳懷素書未有若此完者紹聖三年三月予謫居高安前新昌宰邵君出以相示予雖知其奇然不能盡識其妙予兄和仲特善行草時亦謫惠州恨不令一見也眉山蘇轍 書畫題跋記

藏眞自敘世傳有三一在蜀中石揚休家黃魯直以魚牋臨數本者是也一在馮當世家後歸上方一在蘇子美家此本是也元祐庚午蘇液攜至東都與米元章觀於天清寺舊有元章及薛道祖劉巨濟諸公題識皆不復見蘇黃門題字乃在八年之後遂昌邵宰疑是興宗諸孫則蘇氏皆丹陽里巷也今歸呂辯老辯老父子皆喜學書故於兵火之間能終有之紹興二年三月癸巳空青老人曾紆公卷題 同上

蘇黃門題此帖時恨不令吾兄一見後東坡得見之則曾空青所謂馮當世家本也偶得坡翁跋語而山谷觀於石揚休家又得其說於名臣言行錄因具錄於後見蘇黃爲一代書宗所以評自敘者如此以爲博古者之助耳跋語云僧藏眞書七紙開封王君鞏所藏君侍親平涼始得其一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後馮當世又獲其三雖所從得異者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君鄧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

乃得而合之余嘗愛梁武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譽觀者不以其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爲人儻蕩本不求工所以能工如此如没人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有道者耶言行録云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飲寶梵僧舍因作草書數紙子瞻賞之不已穆父無一言問所以但云恐公未見藏眞眞跡某心竊不平紹聖中貶黔中得藏眞自敘於石揚休家諦觀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回視前作可笑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且恨其不及見矣 匏翁家藏集

唐釋懷素千文

右懷素唐僧字藏眞特以草書擅名當時而尤見珍於今世余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爲事業至終老而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爲苦者是眞可笑也懷素之徒是矣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集古録

藏眞此卷歐陽文忠公家物後有公跋語與集古金石録所載同內缺百四十一字文徵仲太史手補之亦僅虎賁之似耳藏眞書雖從二張草聖中來而結法極謹密徵有不可識者或從心時波磔不應手也此卷字字欲仙筆筆欲飛是行世第一本由文忠而歷王文恪家轉入余手爲拈出差不爲負矣公瑕敘其由來甚詳且謂不讓吾家河南哀冊或以爲知言云 弇州山人藁

唐釋懷素絹本草書千文

右唐釋懷素絹本草書千文眞蹟舊藏嘉興姚公綬家公綬所藏法書甚多嘗自詡此卷爲第一云一字直一金故當時目爲千金帖公綬没石田先生屢遣人物色之不可得後復流傳數家皆不賞識嘉靖丁亥人日忽有持示者余展卷驚歎恍然若失者累日因傾貲購得之按米元章書史及寶章待訪録俱載有懷素絹本千文云流遺所刻板本是也今板本不傳未知即是元章所見者不而宣和書譜載有懷素千文四此卷後有政和宣和三璽而贉尾繭紙中有内府圖書之印蓋即當時四卷中之一也又譜序稱素晚年所書評者謂與張芝逐鹿且云比其少作有加無已今觀此卷筆法謹密字字用意脱去狂怪怒張之習而專趨於平淡古雅其後題云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於零陵書時六十有三正其晚年之作也此卷共用黃素八方每交接處以漢軍司印鉗記而書名及題年月處亦以是印印之且素理精密墨蹟如新眞希世之寶也是歲冬十一月二十五日文嘉休承識

停雲館帖

余家有懷素千文眞蹟僅九百字飛動奇逸爲諸法書冠今得豫章宗侯所藏絹素千文閲之圓熟豐美又自具一種姿態大要從山陰派中來而間有李懷琳孫過庭結法或以素生平適放疑之當是種芭蕉濃瀋染葉時筆不然恐亦非周越高閑輩所辨也吾兩家其善有之斗女間雙紫氣不在干將莫邪矣弇州山人藁

余雅好懷素草書時從搨本摹繪其形神端倪其變化終莫能得之已從朱司成象

上海同文圖書館印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玄聞有千文眞蹟在司成姻家姑蘇陸氏欲往索觀弗果然好事者以余良好之從覓贗本進余覽輒棄去冀遇其眞焉至是仕浙右轄王元美以參藩來出所攜諸玩觀余而終及此卷稍葆笥祕之斯三日而後發余病弗能往也元美乃遺余廨中竟日披對如握驪珠不忍釋手其點畫變態意匠縱橫初若漫不經思而動遵鉶範契合化工有不可名言其妙者余爲霍然而起信古今名品固自有眞宜祕弗輕發而不知司成云陸氏之藏與之更誰雄長也覽已志之 莫如忠崇蘭館集

唐釋懷素洪州詩

懷素似不許右軍得名太過謂漢家聚兵楚無人也其與阮籍言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氣亦略等矣觀李廣射石秦人撲虎皆在氣全未分時使心一改而氣已移雖有勇決剛果何施於用邪懷素氣成乎技者也直視無前而能坐收成功天下至莫與爭勝其氣蓋一世久矣故能致一而終身不衰也 廣川書跋

唐釋懷素北亭草筆

懷素於書自言得筆法三昧觀唐人評書謂不減張旭素雖馳騁繩墨外而回旋進退莫不中節至旭則更無蹊轍可擬超忽變滅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以此異爾今其書自謂眞出鍾草出張眞字不見於世惟草獨傳當其手筆調和時忘神定氣徐起而視所鄉無前故能迴出唐諸子右奄薄劉宋齊隋而兼有之其體製該備顧後世不能加也北亭所書適當其逐鴻蒙而問太虛時矣至其會處迺假浪岷山

唐釋懷素逐鹿帖

懷素字畫名唐中葢用意甚篤加以琢削礱礪會於瓌奇故此帖自喜至以所能欲逐鹿中原則其自負豈此扛鼎計旭聞之不憚並驅也賛曰藏眞書法末視公卿草聖欲來以酒爲兵意並逐鹿雄傑可矜旭顛素狂弄翰之英 松隱集

唐釋懷素七帖

書法相傳至張顛後則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於草故魯公謂以狂繼顛正以師承源流而論之也然旭於草字則度絕繩墨懷素則謹於法度要之二人皆造其極斯可以語善學矣昔魯男子以其不可學柳下恵之可素於張旭吾知出此

廣川書䟦

唐釋懷素別本六帖

李丕緒舊藏懷素別本六帖筆力險絕而法度盡應比他書若異葢古人於用筆時一法不立故衆技隨至而於見空時得無字相此其不落世檢而天度自全也世人方將捉三寸柔豪藉之緹油心量形象而暗度遠近疏密隨步武之後躡其遺塵豈復有全書者邪鄔融嘗問素胡不學雨靈痕良久而省又問撥鐙法如何曰如人並乘鐙不相犯剣鋒事密射如何曰不可言也觀其書知此法從來久矣

廣川書䟦

唐釋懷素草書清淨經

懷素居零陵以蕉葉代書目菴曰綠天自敘云醉來得意兩三行醒後却書書不得又云人人來問此中妙懷素自云初不知皆透徹向上一步語所謂一拳打透虛空不爲律縛者也禪與書念頭逸發故宜其然哉大梁劉世昌謹題 珊瑚網

右唐僧懷素草書清淨經筆法高古其爲眞蹟無疑先君子於石田先生處嘗見之每與余言其妙云後有劉世昌跋尾者是也石田没歸鄒氏屢欲物色一觀不可得鄒氏没又不知流落何處己未秋客來有示者精神煥發眞有驟雨旋風之勢惜乎先君不得再見爲憾卷後有蘇耆家藏四字耆字國老其父子兄弟賞鑒精確所藏法書名畫甚多素師自敘亦嘗在其家又有紹興小璽曾入思陵祕府韓平原當國時內府珍祕多入其家晝錦堂印是也在元爲喬仲山所藏故有喬氏簣成印僕平生最好素書所閱甚多未有如此之妙者也展卷累日不忍釋手因題其後而歸之長洲文彭記 同上

唐釋懷素客舍等帖

懷素小草客舍等帖唐代絕倫世亦罕見子孫宜寶之乾德二年五月四日開封曹用家藏 書畫題跋記

懷素唐朝草聖超羣所謂筆力精妙飄逸自然非學之能至也熙寧九年二月一日河東薛紹彭 同上

唐釋懷素酒狂帖

王逸少臨鍾繇書後跋尾是唐僧懷素書楊凝式鑒定寶寧寺玩記王詵寶寧賜第書 書畫題跋記

倪瓚八月十一日觀於耕漁軒時積雨初霽殘暑猶熾 王季耕自其山居折桂花一枝以石罌注水插花著几格間戶庭閒寂香氣郁然展玩此卷久之如在世外也癸丑 雲林遺集

唐釋懷素食魚帖

素公草書趁妙自得筆老而意新在當時已爲獨步雖流散人間甚盛然自唐迄今二百餘年士大夫家所藏罕有完者而此帖首尾皆具尤可珍也宣和甲辰七月中浣竹西吳喆書 書畫題跋記

藏眞既食魚食肉公然舉以向人計其胸中當無一毫諱吝所以書法超妙至於如此士大夫日拙於僞遮護百出乃欲以其餘力辨天下事何可得邪靖康二年四月丙子李璜題 同上

藏眞書多見四五十幅亦皆唐僧所臨而罕有眞蹟一二知書者謂此幅最老爛因錦襲祕藏之延祐元年十一月朔日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張晏珍玩 同上

懷素書所以妙者雖率意顛逸千變萬化終不離魏晉法度故也後人作草皆隨俗繳繞不合古法不識者以爲奇不滿識者一笑此卷是素師胏腑中流出尋常所

見皆不能及之也延祐五年十月廿三日爲彥清書吳郡沈右 同上

唐釋懷素聖母帖

素師諸帖皆遒瘦而露骨此書獨勻穩清熟妙不可言唯姿態少遜大令餘翩翩近之矣 弇州山人藁

唐釋懷素醉僧帖

此詩載東坡集然宣和譜有懷素醉僧圖詩或東坡曾書此詩遂爲人誤入集中耳其昌 戲鴻堂法帖

唐釋懷素高坐帖

米元章云祝融高坐兩行素書入神其前尚有四行未見此帖共六行然亦未全也其昌 戲鴻堂法帖

唐釋懷素四帖

藏眞書余所見有枯筍帖食魚帖天姥唫冬熱帖皆眞跡以淡爲宗徒求之豪宕奇怪者皆不具魯男子見者也顏平原云張長史雖天姿超逸妙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爲眞正吁素師之本鉢學書者請以一瓣香供養之 容臺集

唐釋齊己名茶記

齊己詩人不以書稱在唐季二道既衰然此詩脫灑不俗筆札亦善信乎名稱於人必有可尚者子容題 蘇魏公集

唐釋高閑草書

高閑草書審如此則韓子之言爲實録矣永豐歐陽修 集古録

唐釋高閑千字文

閑之書不多存於世其學出張顛在唐得名甚顯韓退之嘗謂張旭喜怒憂悲必於書發之故能變化若鬼神觀閑書者知隨步置履於旭之境矣彼投迹無差者豈復循已棄之轍迹而求致之哉正善學旭者也 廣川書跋

唐僧多能書如高閑其一人也閑又得韓昌黎文其名益顯蓋縑素易壞不必傳世惟載之名人之文則傳也久觀懷素自敘多援士大夫語可見閑之書予特見此知書者必能鑒之 匏翁家藏集

唐釋懷惲實際碑

右隆闡法師碑僧懷惲撰及書頗亦能爲其家言筆法尤圓媺有聖教遺意後稱天寶二年至明年則改年爲載矣趙明誠金石録極詳備而遺此似不可曉 弇州續稿

唐釋齊操行書大泉寺新三門記

右鄉貢進士姚謩撰文乃唐開成三年所立者今在句容崇明寺山門内按志大泉寺在句容縣東北五十里乃宋開明二年邑人顔繼祖捨宅爲之者今徙置縣北唐巷村碑陰有崇明寺莊功德記則元符庚辰山陽李濳書是此碑自元符時已移在崇明故題爲崇明爾但不知今之崇明可即志所謂唐巷村否爾碑兩旁尚有鐫記

惜不及觀操所書有岳麓遺意潛書不甚佳篆額上刻大士像精妙絕倫戊午十一月二十日記 蒼潤軒碑跋

唐釋無可寂照和尚碑

右碑楷書遒勁無可名僧有詩集浪仙從弟碑舊在縣西卅里馬跑泉鎮今移置縣寺階下夫物之善合往聞未覩碑初出失趺土人以碌礁承之不相宜移來方慮寺階下方石刻雲覆宛然以碑合之脗然原趺不知何相遠也遇亦奇矣聞初康牧識而出之土中牧號小山對山子也亦奇並記 金石遺文

此碑在咸陽西馬跑泉地中武功康子秀先生過而識之以語土人豎於道旁其後王咸陽移之咸陽城中寺以碑有安國寺字遂改名其寺為安國寺按碑段成式撰僧無可書成式文筆自奇此文為佛言尤奇無可賈島從弟有詩集傳世其書法出柳誠懸而優孟者子秀名榛太史德涵子也 石墨鐫華

唐吳彩鸞書唐韻

右仙人吳彩鸞書孫愐唐韻凡三十七葉此唐人所謂葉子者也按彩鸞隱居在鍾陵西山下所書唐韻民間多有余所見凡六本此一本二十九葉彩鸞書其八葉後人所補氣韻肥濁不相入也 山谷集

唐房璘妻高氏書安公美政頌

右安公美政頌房璘妻高氏書安公者名庭堅其事蹟非奇而文辭亦非佳作惟其

筆畫遒麗不類婦人所書余所集録亦已博矣而婦人之筆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嘗與蔡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廢於今余之所録如于頔高駢下至陳游瓌等書皆有蓋唐之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不爲爾唐人書見於今而名不知於當時者如張師丘繆師愈之類蓋又不可勝數也非余録之則將遂泯然於後世矣余於集古不爲無益也治平元年正月十三日書集古録

唐房璘妻高氏書石壁寺鐵彌勒像頌

右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林鶚撰參軍房璘妻高氏書余所集録古文自周秦以下訖於顯德凡爲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達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爾然其所書刻石存於今者惟此頌與安公美政頌爾二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擬摸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寓名以爲奇也識者當爲辨之治平元年端午日書集古録

五代楊凝式題名

右楊凝式題名并李西臺詩附自唐亡道喪四海困於兵戈及聖宋興天下復歸於治蓋百有五十餘年而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以後稱李西臺二人者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爲一時之絶故並録於此集古録

五代楊凝式詩碑

余嘗評近世三家書楊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臺如法師參禪王著如小僧縛律恐來者不能易予此論也少師此詩草余二十五年前嘗得之日臨數紙未嘗不歎其妙 山谷集

少師此詩本題於西都長壽寺華嚴院東壁僕近歲官洛因覽宋次道三川官下記知之亟往觀焉墨蹤石本皆不復存院僧云三十年前有士人寓是院數歲及徙居他郡壁與石亦弗之見豈非好事者負之而趨乎今忽得此本殊可欣也政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黄某書 東觀餘論

五代楊凝式墨蹟

楊公凝式墨蹟甚多在洛陽城佛寺中今存者廣愛長壽天宮甘露興敎凡六處皆題於壁公在洛或與人爲銘記皆不自書公之書無刻於石者論書者以公之筆其馳騁自肆蓋得於已意刻之其似可盡其得意不可盡豈其然哉予非善書者莫能知已公所題壁距今踰八十年字頗缺落不可辨者十有三四天王院僧繼明慮公之書久遂無傳命僧某擇字之最完者得長壽甘露兩壁總八十七摸刻於石寶元二年月日尹洙記 尹師魯河南先生集

五代楊凝式灘院記

唐人多善書者隸楷行草往往各盡其妙涉五代而字體衰矣獨楊公凝式號得筆法洛中碑志石刻官寺僧舍多其題識至今尚存校之一時墨迹固不類矣伯鎮所

臨中灘浴室記是其書撰文格雖不甚高而詞氣宏贍猶有唐人之風範亦可嘉也蘇頌魏公集

五代楊凝式侍御帖

楊少師勸其父不以社稷與人此與魯公拒安祿山斥李希烈何異故其書雖承唐末五季餘習猶有承平純正氣象此侍御帖乃有魯公座位帖筆法論書當論其人工拙不足論也況其工如是耶滏水集

五代楊凝式起居帖

楊少師書山谷比之散僧入聖其微妙可知矣殆與李太白識郭子儀同道至元戊子立春日左山商挺題停雲館帖

米元章云楊凝式字景度書天眞縱逸類顏魯公爭座位帖余家收楮紙上書紛披老筆王荊公少嘗學之人不知也野齋新得神仙起居法一帖喜以見示野齋有美疢在兩膝能依此法用工久當獲奇效也至元戊子暮春既望信安留夢炎同上

右楊少師神仙起居法八行南宮書史東觀餘論宣和書譜皆不載余驗有紹興小璽及內殿祕書諸印蓋思陵故物後有米友仁審定跋尾及譯文四行按紹興內府書畫並令曹勛龍大淵等鑒定其上等眞蹟降付米友仁跋而曹龍諸人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識此帖縫印十餘皆不全是曾經剪拆者其源委授受莫可得而考也標綾上有曲脚封并悅生葫蘆印是嘗入賈氏蓋似道柄國御府珍秘多歸私

同文圖書館印

家最後有商左山參政留中齋丞相跋留稱野齋者元翰林學士承旨李謙受益號野齋居士博雅好古虞文靖詩所謂五朝文物至於今者又有廣東宣慰使郭昂彥高亦號野齋而其出差後李在世祖時爲應奉文字正與商留同時商又同郡人此帖必李氏物也 莆田集

五代楊凝式韭花帖

大德壬寅忠宣後人張晏嘗收宣和書譜載楊凝式正書韭花帖商旅舡渡絕與以厚價購得之故傳之於江南可與參政淛西田攜來相惠大德八年歲在甲辰三月初十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兼樞密院判張晏敬書 珊瑚網

此帖元奎章閣舊蓄也頒賜與封巨鹿王元社屋時王弟攜避通許蘆氏里國初希朱高祖文藻中有此題跋決唐物無疑也今其孫塘與其壻崔應奎秀才始售之聞被賜時有蘇武牧羊圖一玉壺印一今存此帖云正德壬申夏通許人賈希朱記 同上

楊凝式少師韭花帖宣和譜載正書今在嘉禾項氏略帶行體蕭散有致比楊少師他書攲側取態者有殊然攲側取態故是少師佳處 容臺集

五代楊凝式夏熱帖

右楊凝式墨蹟一紙字畫奇古筆勢飛動天地間尤物也公字與顏公一等俱稱絕異然公素不喜作尺牘後人罕能見之益可寶也紫微閣王欽若定武題 珊瑚網

右楊景度行書山谷有云俗書衹識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便到烏絲闌爲前輩推重如此王欽若在祥符天祝節尚有暇及此耶此帖絕無發風動氣處尤可寶也大德五年七月十九日直寄道人鮮于樞獲觀信筆書同上

五代王文秉小篆千字文

右小篆千字文者江南人王文秉書其後題云大唐庚申歲者建隆元年也僞唐李煜自周師取淮南畫江爲界以稱臣遂削去年號奉周正朔然世宗特許其稱帝故文秉猶稱唐而不書年號直書庚申歲也文秉在江南篆書遠過徐鉉而鉉以文學名重當時文秉人罕知者學者皆云鉉筆雖未工而有字學一點一畫皆有法也文秉所書獨余集錄屢得之此本得於太學楊南仲紫陽石磬銘者張獻撰亦文秉書也集古錄

五代王文秉紫陽石磬銘

右紫陽石磬銘余獨錄於此而不附他書者文秉之書罕見於今也小篆自李陽冰後未見工者文秉江南人其字畫之精遠過徐鉉而中朝之士不如文秉但稱徐常侍者鉉以文章有重名於當時故也歲在辛酉晉天福六年李昇之昇元五年也五代干戈之際士之藝有至於斯者太平之世學者可不勉哉集古錄

五代王仁恭法門寺重修塔廟碑

碑稱天祐十九年是時唐亡已久李茂貞尚稱唐年號又二年而莊宗取梁茂貞稱

同文圖書館印

臣又一年而茂貞死戰爭之時得作此佛事者以梁晉構兵茂貞偷安故也按傳茂貞先稱岐王莊宗改封秦王據碑則已先稱秦王矣碑王仁恭書亦精勁有法石墨鐫華

五代李鶚書汾陽王真堂記

右後唐汾陽王真堂記李鶚書鶚五代時仕爲國子丞九經印板多其所書前輩頗貴重之余後得此記其筆法蓋出歐陽率更然窘於法度而韻不能高非名書也金石錄

五代徐鍇紫極宮石磬銘

右南唐紫極宮石磬銘徐鍇撰并小篆書鍇與其兄鉉在江南以文翰著名王師南征鍇卒於圍城中鉉隨後主歸朝貴顯以壽終歐陽公集古錄云宋興違命侯來朝二徐皆得爲王臣者誤矣金石錄

五代徐鍇隸書貞素王君碑

右貞素王君碑乃徐鉉撰文鍇書丹者簡翁既裝爲冊而又附以裴質方詩朱九德黄石公廟碑蓋簡翁愛道德重山水故隨所得而類收之元孫淵泉能世守之予得觀故爲題其後嘉靖甲寅四月七日也蒼潤軒碑跋

五代任德筠本業寺碑

右僧契撫撰東山任德筠書乃南唐乾德五年所立者按記言天鑒九年僧淨王捨

宅爲寺保太五年宣義開寧兩鄉人周俊周裼等請開善僧令安修之碑乃爲安而立者予嘗記志言謝靈運謝惠連墓近本業寺地名謝塘屢欲遊之甲寅同友人自栖霞至寺入門石徑甚幽而殿正與鍾陵之陰相對寺後亂石蹲踞如萬羊問寺人以謝墓不知所在作詩弔之以還今回思之都忘其景象惟碑內言東接文園昔是儲君之主西連蔣嶠今茲蕭帝之蹤者髣髴其形勝爾丁巳五月十八日記 蒼潤軒碑跋

佩文齋書畫譜卷第七十六

歷代名人書跋七

宋趙普書

蕭相國守關中因鮑生說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漢王大說當楚漢相距京索間高帝方暴衣露蓋有疑蕭公心故忻其此舉若夫我藝祖太宗則不然聖度弘廓任賢弗疑佐命之臣類以功名寵祿始終而忠獻王梁楹丕基爲國宗臣雍熙中四方厎定久矣承平之際偃息近藩豈復見疑而因婦子取信以自明哉其遺夫人朝京師賀誕節蓋忠順之至誠見於禮非謂位高多懼而然也至其家問中指撝審細字畫謹嚴又以見王之克勤小物如此政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黃伯思謹書 東觀餘論

宋徐鉉書雙溪院記

右雙溪院記徐鉉書鉉與其弟鍇皆能八分小篆而筆法頗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號二徐爲學者所宗蓋五代干戈之亂儒學道喪而二君能自奮然爲當時名臣

同文圖書館印

臣又一年而茂貞死戰爭之時得作此佛事者以梁晉搆兵茂貞偷安故也按傳茂貞先稱岐王莊宗改封秦王據碑則已先稱秦王矣碑王仁恭書亦精勁有法石墨鐫華

五代李鶚書汾陽王眞堂記

右後唐汾陽王眞堂記李鶚書鶚五代時仕爲國子丞九經印板多其所書前輩頗貴重之余後得此記其筆法蓋出歐陽率更然窘於法度而韻不能高非名書也金石錄

五代徐鍇紫極宮石磬銘

右南唐紫極宮石磬銘徐鍇撰并小篆書鍇與其兄鉉在江南以文翰著名王師南征鍇卒於圍城中鉉隨後主歸朝貴顯以壽終歐陽公集古錄云宋興違命侯來朝二徐皆得爲王臣者誤矣金石錄

五代徐鍇隸書貞素王君碑

右貞素王君碑乃徐鉉撰文鍇書丹者簡翁既裝爲冊而又附以裴質方詩朱九德黄石公廟碑蓋簡翁愛道德重山水故隨所得而類收之元孫淵泉能世守之予得觀故爲題其後嘉靖甲寅四月七日也蒼潤軒碑跋

五代任德筠本業寺碑

右僧契撫撰東山任德筠書乃南唐乾德五年所立者按記言天鑒九年僧淨王捨

宅爲寺保太五年宣義開寧兩鄉人周俊周𥛘等請開善僧令安修之碑乃爲安而立者予嘗記志言謝靈運謝惠連墓近本業寺地名謝塘屢欲遊之甲寅同友人自栖霞至寺入門石徑甚幽而殿正與鍾陵之陰相對寺後亂石蹲踞如萬羊問寺人以謝墓不知所在作詩弔之以還今回思之都忘其景象惟碑内言東接文園昔是儲君之主西連蔣嶠今茲蕭帝之蹤者髣髴其形勝爾丁巳五月十八日記 蒼潤軒碑跋

佩文齋書畫譜卷第七十六

歷代名人書跋七

宋趙普書

蕭相國守關中因鮑生説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漢王大説當楚漢相距京索間高帝方暴衣露蓋有疑蕭公心故忻其此舉若夫我藝祖太宗則不然聖度弘廓任賢弗疑佐命之臣類以功名寵禄始終而忠獻王梁楹丕基爲國宗臣雍熙中四方厎定久矣承平之際偃息近藩豈復見疑而因婦子取信以自明哉其遺夫人朝京師賀誕節蓋忠順之至誠見於禮非謂位高多懼而然也至其家問中指撝審細字畫謹嚴又以見王之克勤小物如此政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黄伯思謹書 東觀餘論

宋徐鉉書雙溪院記

右雙溪院記徐鉉書鉉與其弟鍇皆能八分小篆而筆法頗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號二徐爲學者所宗蓋五代干戈之亂儒學道喪而二君能自奮然爲當時名臣

而中國既苦於兵四方僭僞割裂皆褊迫擾攘不暇獨江南麤有文物而二君者優游其間及宋興違命侯來朝二徐得爲王臣中朝人士皆傾慕其風采蓋亦有以過人者故特録其書爾若小篆則與鉉同時有王文秉者其筆甚精勁然其人無足稱也治平元年上元日書 集古録

宋徐鉉篆項王亭賦

舊見岸老筆誕載騎省謫匾之說近有敷原王季中彥良實襄敏諸孫余及見其暮年嘗問古人篆字眞蹟何以無燥筆季中笑曰罕有問及此者蓋古人力在不盡用筆力令人以筆爲力或燒筆使禿而用之移筆則墨已燥以今觀此軸信然子孫非不甚工惜其自壞家法又以端直安娟售一時後進競倣之古意顧盡但可爲知者道耳 攻媿集

騎省自言晚乃得謫匾法今觀此卷縱横放逸無豪髮姿媚意態其爲老筆無疑淳熙辛丑仲冬乙酉新安朱熹觀汪伯時所藏於西安浮石舟中 朱子文集

宋徐鉉摹嶧山碑

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觀杜子美贈李潮詩則歐陽公之前無此碑已久新齋李公嘗以摸本刻於金陵郡學其石今亦弗存此是徐鼎臣摸刻舊本可寶也 黃文獻公集

昔賢評徐散騎有字學而書法不能工今所撫斯相嶧山碑僅得其狀耳求所謂殘雪滴溜鴻鵠羣遊之妙徒想像於荒煙榛草間重以增慨 弇州山人稿

宋徐鉉篆書千文

此宋右散騎常侍邠州行軍司馬徐鉉鼎臣篆書千文宋壽皇以賜魏僕射杞者後有諸名賢題跋按騎省篆法朱長文肩之妙品以爲能繼李祕監絕學於喪亂之餘其行筆點畫皆精嚴有法度今此千文雖未敢謂得岐陽嶧山之祕而螺匾隱然文武兼濟其爲眞蹟無疑獨壽皇稱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杞而係載淳熙考之杞以乾道二年十二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三年十一月而罷八年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明年爲淳熙改元以後固無所謂左僕射而杞於其時已卒未嘗爲左僕射也得非好事者爲畫蛇之足耶老謬多遺忘聊記所聞於後俟眞賞者鑒定焉 弇州續藁

宋袁正己書摩利支天經陰符經

袁正己所書摩利支天及陰符經立於乾德在京兆國學以太學刻二教之經不必論宋初文字徐以篆夢英以雜體袁正己以楷皆得郭忠恕之一端而此袁得意之作古淡閒雅尚有李氏之遺風焉蔡襄稍爲變調繼以蘇黃各出新意陵夷至於顚老古法埽地盡矣余於宋初猶有取焉爾 墨林快事

宋尹熙古書汾陰壇頌

漢武帝封泰山還祀汾陰何所取義而唐玄宋眞皆因之良可笑也頌文爲王文貞旦撰亦天書之緒談耳尹熙古者書院待詔差有聖敎筆而不能免通微院體聊爲志之 弇州續藁

同文圖書館印

宋張仁愿書唐憲宗廟碑

憲宗陵廟葺於開寶六年其撰者爲宗正丞趙某書者爲待詔張仁愿俱沓拖不足觀當是時藝祖方經營海内祀典之不遑而首注心於憲宗者蓋深有感於帝之威略與藩鎮之横而趙韓王之說所由進也天下從此定矣 弇州續藁

宋張仁愿書後周太祖廟碑

後周太祖廟碑蓋宇文氏也其文與書亦出趙寧張仁愿書行筆殊草草意小勝負丹石之不能謹嚴始自李太和濫觴於仁愿至二米極矣故志之 弇州續藁

宋孫崇望書嵩嶽廟碑

右嵩嶽中天王廟碑盧崖州撰有唐季衰薾之風孫崇望蓋以書待詔者運筆固圓熟毋乃通微院體之遺邪 弇州續藁

宋李建中書千文

西臺書世不多見此卷千文結體遒媚行筆醇古存風骨於肥厚之内按黄文節公庭堅評西臺書肥不剩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又謂其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律今觀此書信不誣也惟是題名爲隱語或以爲疑然宋元題識數人皆極稱賞而所謂柱史裔孫者固寓李姓其間也此其事雖不可考要之爲西臺書無疑其中殷敬匡恒字皆有闕筆蓋翼宣藝眞四廟諱也建中眞宗時人故所諱止此然玄朗字眞廟以之事神尤所深禁而不避者蓋祥符五年始上聖祖尊號

詔天下不得斥犯二字而此景德二年書寔前五年也鄒君光懋世寶此卷余借留齋中數月因題而歸之 莆田集

宋李建中和馬侯詩帖

姑蘇名士朱長文謂唐書餘學廢墜非也時人作字尚不苟特氣體少卑薾耳李西臺獨能拔乎其萃是以古今貴之熙豐以後學者爭言道德性命之理翰墨一藝固在所忽躐等陵節豈惟筆法之絕乎此可與善學下惠者道而難與失步邯鄲者論也淳熙丙午七月一日孟享致齋東里周必大題 平園集

宋李建中帖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和叔攜以過余因得覽之不能釋手嗟今之人清尚如西臺君者何少也遂書其後而還之 歐陽文忠公集

西臺本學王大令書而拘攣若此猶韓非之學黃老李斯之師荀卿也然余觀筆勢尚有先賢風氣固自佳 東觀餘論

西臺書在當時爲有法要不可與唐中葉以前筆跡同日而語也細觀此帖亦未見如延之所云也新安朱熹仲晦父 朱子文集

涪翁稱西臺書出羣拔萃肥不剩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但恨摹手失其筆意耳今獲觀此眞跡而窺見其筆意寧復有涪翁之遺恨乎 黃文獻公集

西臺書今存者少匏菴出示此帖清麗圓熟姿態橫生可謂深得二王筆法者而

同文圖書館印

或者猶病其稍肥吾以爲不然東坡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震澤集

宋李建中六帖

予近得華山圖題曰崧高維嶽歐陽公所記清神之洞及李西臺隱居之地在焉軸尾載西臺卜築始末甚詳此帖出於西臺逸筆無可疑者前史官文及翁書珊瑚網

西臺書三十年前極罕得見近數數見之大槩雄實篤厚如其人涪翁傷肥之論無乃太嚴此六帖信意行筆天眞爛熳尤可愛世謂平園攻媿後村不善書輒欲評書予之謂歟杭仇遠同上

李西臺書與林和靖絕相類涪翁評之謂西臺傷肥和靖傷瘦和靖清枯之士也瘦之傷爲不誣西臺之書類其爲人典重温潤何肥之傷也哉苕溪唐氏易安室所藏凡六帖觀者自能評之當以余言爲然時至正二十五年夏六月朔會稽抱遺老人楊維禎在雲間草玄閣試老陸鐵穎書東維子集

宋李建中書

唐詩文體凡屢變晚季遂不逮惟書字迄三百年猶有貞觀永徽以來風骨氣韻李西臺雖在宋初實唐人書法之終也過此則益變而下矣乃知古人法度能世守之未有不善者筆札細事爾可以考世變焉吳師道禮部集

宋蘇易簡臨蘭亭序詩

有若象夫子尚與闕里門虎賁狀蔡邕猶旁文舉樽昭陵目一閉眞迹不復存子

今獲此本亦可比璵璠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蘇易簡於玉堂北軒題平園集

蘇易簡題蘭亭軸詩以其官考之當淳化二三年或四年中距今淳熙五年十月始一百九十年翰林學士中奉大夫周必大題於行在玉堂之東軒同上

宋楊億書

楊文公相去未久而筆迹已難得其爲人貴重如此豈以斯人之風流不可復見故耶元豐戊午四月十六日題東坡集

宋楊億書玉溪生詩

此吾鄉文公書也國朝南方人物之盛自浦城始浦城人物之盛自文莊公及公始當咸平景德間公之文章擅天下然使其所立獨以詞翰名則不過與騷人墨客角逐爭後先爾惟其清忠大節凛凛弗渝不義富貴視猶涕唾此所以屹然爲世之郛郭也歟德秀生晚恨未識公蓬藋之居距公故第不數里蓋嘗徘徊終日想公遺風而不得見今迺從公之孫零陵史君獲觀其眞蹟斯亦幸矣嗚呼前輩之典刑日遠鄉邦人物旣寥寥其可數而楊氏之後如史君者復幾人其不可歎也夫其可不更相勉勵也夫西山集

宋楊億書遺敎經

了翁自結髮遊聖人之門窮益深測益遠今髮星星矣大懼年數之不足其於他道蓋未暇及也今伏觀內翰文公手書遺敎經歎先賢餘力所及猶若此謹拜手

同文圖書館印

書於下方 鶴山集

宋李宗諤書

昌武筆畫遒峻蓋欲自成一家宜其見稱於當時也脩覽其書知此道寂寞久矣嚮時蘇梅二子以天下兩窮人主張斯道一時士人傾想其風采奔走不暇自其淪亡遂無復繼者豈孟子所謂折枝之易第不爲耶覽李翰林詩筆見故時朝廷儒學侍從之臣未嘗不以篇章翰墨爲樂也 歐陽文忠公集

宋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

右小字說文字源郭忠恕書忠恕者五代漢周之際爲湘陰公從事及事皇朝其事見實錄頗奇怪世人但知有小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然其楷字亦不見刻石者蓋惟有此耳故尤可惜也五代干戈之際學校廢是謂君子道消之時然猶有如忠恕者國家爲國百年天下無事儒學盛矣獨於字書忽廢幾於中絕今求如忠恕小楷不可得也故余每與君謨歎息於此也石在徐州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書 集古錄

宋郭忠恕書陰符經

右陰符經郭忠恕書篆法自唐李陽冰後未有臻於斯者近時頗有學者曾未得其髣髴也實錄言忠恕死時甚怪豈亦異人乎其楷書尤精也嘉祐六年九月十五日宴後歇泊假偶覽因題 集古錄

宋郭忠恕文宣王廟記

右文宣王廟記題縣令郭忠恕撰并書按國史忠恕爲漢湘陰公從事周祖徵爲周易博士國初貶乾州司戸太宗朝復任國子主簿流登州卒不載其嘗爲縣令也記云縣在汝水之汭嵩山之陽不知其爲何縣最後題甲寅四月十五日建葢周世宗乾德元年也或云此記在汝州界中 金石録

宋郭忠恕高祖廟碑

右漢重修高祖廟碑郭忠恕八分書余年十七八時已喜收畜前代石刻故正字陳無已徐人爲余言豐縣有此碑託人訪求後數年乃得之然字畫頗軟弱余家有忠恕八分懷嵩樓記墨蹟乃其暮年所書筆力老勁非此碑之比亦嘗刻石今録於次 金石録

宋郭忠恕三體陰符經

右郭忠恕三體陰符經其二大小篆其一隸也忠恕篆筆幾與徐鉉埒而尤以工小楷名畫品入妙仕宋爲國子主簿用酒狂得罪貶能自卜死日或云仙去不死也陰符最爲唐人所重褚河南前後奉勅書至累百卷中亦多精語是老子以下鬼谷以上人作但非黃帝書耳忠恕旣謫仙人宜其有會屢書之而不足也 弇州續稾

宋章得象書遺敎經

章文簡公楷法尤妙足以見前人篤實謹厚之餘風也 東坡集

宋周越書王龍圖柳枝辭後

周氏書苑十卷歷敘古文篆隸而降凡五十四種古今能書四百九十餘人筆法論敘二十餘家字畫之變略盡於此及觀其眞草二體書婉媚遒勁皆中規矩信其書之不徒作也龍圖王公柳枝辭格韻超逸追古作者不然周書豈浪得邪 李彌遜筠溪集

宋周越帖

王著臨蘭亭敘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顏太師稱張長史雖姿性顛佚而書法極入規矩也故能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如京洛間人傳摹狂怪字不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蹟也蓋草書法壞於亞棲也 山谷集

宋石延年書筆

范文正公祭曼卿文其略曰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是哀曼卿之詩氣豪而奇大變杜甫酷能似之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實爲神物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矣如生希世之人死於神明方此時世未有言曼卿爲神仙事後十餘年乃有芙蓉城之說不知文正公偶然之言乎抑亦有以知之也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書 東坡集

宋石延年書籌筆驛詩

予家藏石曼卿大書籌筆驛詩規類顏魯公心畫今友人曾無疑又示其行草二十字絶似柳誠懸范文正公云曼卿之筆顏筋柳骨諒哉嘉泰元年七月癸丑 平園集

右驛在蜀中綿州石曼卿爲諸葛武侯賦也寶元二年大書以遺朱復之後二年朱爲四明節度推官遂刻石於廳事中更兵火碑仆於榛莽間凡百餘年劉偉至出而函置南堂壁間且以名其堂闕一角失十五字紹熙元年守林釆得曼卿集而補之且舉范文正公誄石學士書於後云曼卿之詩氣雄而奇大變杜甫酷能似之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實爲神物今觀此詩此字則所謂實爲神物非虛器也青萍劒名杜詩泰州見勅目除薛畢有誰定握青萍之句 劉昌詩蘆浦筆記

宋石延年詩帖

右石公曼卿詩自書曼卿與蘇公子美齊名兩人皆歐陽文忠公所畏澄心堂紙詩所謂曼卿子美皆奇才者也又曼卿墓表其略曰曼卿先世幽州人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顧不合於時乃一混於酒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云文忠公一代儒宗曼卿於補之輩行闊四五詩工字妙不當從補之議當如文忠公語也曼卿以天聖四年來令金山故詩爲此邑人作者多劉君一也如題張氏園亭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尤爲佳句其地在邑東郭近秦城古寺蓋太宗時御史張公稷之別業園諸子之所營也逮補之寓此蓋七

同文圖書館印

十年而荒墟廢址狐鼠之所跳嗥獨兩大檜蒼然猶在其枝半死半生蟠拏奇怪想見山陰品彙之盛徵詠詩句爲之太息歸御史曾孫大方曰嘗試復之崎立兩亭當爲子名之以其語一曰樂意一曰生香以記曼卿嘗醉此亦知先世於曼卿厚於今不可得也大方曰唯歲再春大方率淸曉出郭門或問之曰東園壅培事恐後會大方猶子務與同里郭力又以曼卿此詩刻石欲補之書數字石上乃摭文忠公詩文幷附題園亭詩事其末爲夫後來益遠前輩奇偉有如石公至不知其名字志行終始何如人故詳出之大方字廷賢務字堯詢力字進道皆里良士而堯詢自云藏曼卿書詩猶十數大觀二年二月己巳潁川晁補之无咎題 雞肋集

宋石延年楷書古松詩

曼卿上世家幽州燕俗勁武少以氣自豪書體兼顏柳前輩謂愈大愈奇余三見眞蹟禮部尤尚書家西師詩有旗光秋燒起甲色夜江橫之句歐陽氏籌筆驛詩有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今又見此詩影搖千尺聲撼半天尤爲人膾炙皆警策也歐陽公稱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余以爲字畫猶有劍拔弩張之勢吾鄉郡從事官舍中先有籌筆驛詩石已久矣今趙君致遠又欲刻此是爲二妙也四明樓鑰 攻媿集

宋石延年帖

寶元定康間上方勵精政事搯徠天下賢俊故得人之盛超軼前古其 遺風餘烈

使後之人一歷耳一到眼莫不頹然追誦聳然興起恨不得亟與之俱而遂相上下也曼卿用雖不盡其才然文詞筆墨照映流輩人有得之者不異南金大貝什襲珍藏以爲子孫不朽之傳況其先世遊從之舊迹同而情相好者哉宜其尺牘交馳委曲展轉尤足以見其傾盡而一時傳玩不獨其風流趣尚可以互相表發且以知當時文物之勝信非前世所能先後也 姑溪集

宋种放墨蹟

种明逸天下高士郭有道之流輩也使其翰墨無以過人得其遺蹟猶可想其風度況筆精墨妙邪 山谷集

宋林逋與通判帖

通判不知何如人承平無事時佐錢塘佳郡又得此老爲州民樂哉 攻媿集

宋林逋帖

祥符天禧間士之風節文學名天下者陝郊魏仲先錢塘林君復二人又皆工於詩方是時天子修封禪告太平有二人在天下麟鳳芝草不足言矣君復書法又自高勝絕人予每見之方病不藥而愈方饑不食而飽忽得觀上竺廣慧法師所藏二帖不覺起敬立法師能捐一石刻之山中使吾輩皆得墨本以刮目散懷亦一奇事也嘉泰甲子歲十二月丁卯山陰陸游務觀書 渭南集

宋林逋二帖

同文圖書館印

此和靖眞蹟聶衞公帥蜀時所得也觀其筆勢遒勁無一點塵俗氣與暗香疏影之句標致不殊此老胷中深有得梅之淸故其發之文墨者類如此當襲藏之以爲珍玩元統甲戌夏五謝升孫書於南牕 鐵網珊瑚

宋林逋手書雜詩

右和靖林處士君復手書七言近體五首其語沖夷可詠而結體尤峭勁然有韻態不作嵒嵒骨立也蘇長公一歌其推許此君至矣然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留臺差少肉二語便是汝南月旦何嘗少屈狐筆也留臺者李建中也嘗分司御史臺考之集稱西臺以偶東野當更稱耳長公書法勻隱妍妙風神在波拂間而麗句層出尤刺人眼始錢唐人即孤山故廬以祀和靖遊者病其湫隘因長公詩後有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脩竹遂徙置白香山祠與長公配故迨於今香火不絶乃其遺蹟與長公同卷價踊貴十倍太史公有云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若君復者抑何其多幸也歟 弇州續藁

宋彭太素行書等覺院記

此碑刻於眞宗改元之歲當是時四家之書未行故猶有唐人行押之勢覽之翩翩自可喜也 蒼潤軒碑跋

宋吳郢書大相國寺碑銘

右寺碑在大梁爲翰林承旨宋白撰待詔吳郢書完好若新立者白亦頗有文學名

而辭蕪雜不工不敢與江總持作奴何論簡棲郢雖不能脫祇候習頰遒勁自賞殆類誠懸集書聊爲存之 弇州山人藁

宋杜衍墨蹟

右杜祁公墨蹟公當景祐中爲御史中丞時余以鎭南軍掌書記爲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奬後十五年余以尚書禮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都公已罷相致仕於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僚屬候問起居見公福壽康寧言笑不倦歲餘予遭內艱去居於潁服除來京師蒙恩召入翰林爲學士與公書問往還無虛月又二歲公以疾薨於家予旣泣而論次公之功德而銘之又集在南都時唱和詩爲一卷以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類爲十卷而藏之予與時寡合辱公之知久而愈篤宜於公有不能忘矧公筆法爲世楷模人人皆寶而藏之然世人莫若予得之多也嘉祐八年六月晦日 歐陽文忠公集

宋杜衍草書

正獻公晚乃學草書遂爲一代之絕公書政使不工猶當傳世寶之況其清閒妙麗得昔人風氣如此邪 東坡集

高適五十始爲詩而與李杜抗行正獻公莫年乃學草書筆勢翩翩遂逼魏晉孰謂秉燭不逮晝游哉於戲公之用也忠猷亮節著於朝廷其退也直心勁氣寓於翰墨故觀此書者可以得公之爲人 東觀餘論

同文圖書館印

宋杜衍與歐陽文忠公帖

杜公以草書名家而其楷法清勁亦自可愛諦玩心畫如見其人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 朱子文集

宋杜衍詩帖

右杜祁公酬九華吴殿院鼠鬚筆古律詩各一篇吴名宗復字仲庶至和甲午秋自殿中侍御史因論大臣出倅虔州未至改守池陽乙未冬復入臺公詩作於此歲時年七十有八又二年而薨實録本傳云晚年喜爲草書而歐陽公亦云言無俗韻精而勁筆有神鋒老更奇皆紀實也蔣公穎叔心慕手追跋語數十字蓋得其髣髴云先是淳熙初元公四世孫立道已刻石祁陽今其弟新會昌宰至道復示眞蹟敬推歲月題其後紹興二年歲次辛亥八月六日 平園集

宋杜衍草書帖

杜公草字旣縱而有法已自成就宜傳於後世龍津黄裳觀 停雲館帖

杜公筆法其妙入神永叔以草聖稱之眞不誣矣政和乙未夾鍾月旣望梅川陳暘筆 同上

正獻公嘗和孫珪秘丞詩曰老來楷法不如初試向閒齋習草書落筆何曾見飛動雕章果已過吹噓公楷法端勁如其爲人暮年始學草書而歐蔡蘇黄諸公皆盛許之豈非大本先立則縱横造次無往不合耶寶慶元年冬十月丁巳魏了翁獲觀

於陳正甫前二跋如黃冕仲陳晉之眞蹟亦可寶也 同上

宋晏殊二帖

右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元獻公二帖公爲人眞率其詞翰亦如其性是可佳也 歐陽文忠公集

宋宋綬楷書千文

宋宣獻公名綬字公垂楷法爲宋初第一極得黃庭經樂毅論遺法長洲黃氏藏其小楷千文一卷原係宋潛溪故物即天章閣所貯舊本也按宣和書譜稱其筆法清癯而不纖弱輕活秀潤在李建中之上殆非過許云 清河書畫舫

宋韓琦與歐陽文忠公帖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寔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從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介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朱子文集

宋韓琦書義鶻行後

右韓忠獻王琦所書杜甫義鶻行端嚴厚重古所謂顏筋柳骨殆無以過之展卷熟視則夫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其氣象猶可想見其髣髴也

朱文公有云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未嘗有一筆作行草勢以此觀之王之爲人出中達外無斯須不本於誠故其建功立事疑定不搖德在生民而名著史冊宜也視彼傾敧偃仆常若大忙中書者則其躁急寬易相去何如哉 宋學士集

宋韓琦書北嶽廟碑

北嶽廟在曲陽中有一白石梁相傳云是舜時從嶽飛至者因祀於此其說迂誕不可信然古樹遒竦有二塑鬼奇甚皆千年外物碑刻亦稱是魏公此書全法顏平原而時時露柳骨鋒距四出令人不可正視公之受遺二世以身繫輕重此亦可窺一班矣 弇州山人藁

宋范仲淹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書伯夷頌極得前人筆意蓋正書易爲俗而小楷難於清勁有精神如斯人不必以書立名於來世也然翰墨乃工如此蓋喜多能雖大賢不免焉 山谷集

文正公以寶元元年赴潤道謁狄梁公廟爲之作記立碑又十三年皇祐三年鎮青社用黃素小楷書伯夷頌寄蘇才翁蓋去公薨半歲耳於是公屢以言事忤旨出殿外服知其道之莫可行也將以仰睎古人而於伯夷之清風梁公之大節竊深慕焉攬公之跡可以諒公之心矣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玆非其徵乎東陽柳貫謹題 柳待制集

范文正公爲蘇才翁書伯夷頌後有秦會之太師賈師憲太傅兩人圖記宋南渡

後此卷必流落江左而嘗入其家至李侯戡得之於燕則宋亡之明年也范氏所居近在吳中兩人不能舉而歸之卒有待於李侯而公之子孫乃獲敬受寶藏焉豈偶然哉蓋自西方兵寢不用公歸而均逸外藩因得以暇日游心於藝事才翁善書而深服公楷法之妙求公爲乾卦而公以字數多眼力不逮故爲寫此頌卷末第云書法亦要切磋未是處無惜賜教而已後來一二大老乃推廣其說謂公書此實爲天下萬世綱常計至哉言乎末學之士毋庸贅述也 黄文獻公集

右范文正公楷書韓文公伯夷頌石刻其後獨有純仁純粹二子跋語而文潞公以下諸賢之語不在蓋初刻本也在吾鄉范莊其眞蹟嘗獲見於公裔孫從規尚多元人題識未之刻也此頌嘗入秦檜賈似道家二人者固未足以爲公汙然檜獨繫之詩曰韓范不時有此心誰與論則讀者未嘗不發笑也 匏翁家藏集

范文正公之學莫知其師承然每有所事知要而不泛得聖門遺法如在韓文中獨取伯夷頌書之隱然立懦廉貪之志與先憂後樂之語如出一轍其餘小者若彈琴止記履霜一曲大者摘中庸於經禮中授橫渠張子尤秦漢以來未有也然則學不知要而欲大有所立於天下後世烏見其可哉走過姑蘇晉謁祠下緬仰風烈不勝懷思既謁之明日公嗣孫從規攜此頌眞蹟至舟中得拜觀焉竊附鄙意 程篁墩集

宋蘇才翁以書獨步一時其草聖多得之懷素而山谷陳嬾散人又出於才翁也與蘇子美齊名宋裕陵尤重之然深服文正范公楷法之妙嘗求寫乾卦公以字數

同文圖書館印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多眼力不逮故以小楷寫伯夷頌歸之近見石刻於吳中范家園極端勁秀麗無豪芒縱逸之態其視浮佻之徒貴輕揚而賤持重者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蜋糞丸比哉宋諸老皆題誌之謂此書寔為天下萬世綱常計非諛語也 唐錦龍江夢餘錄

宋范仲淹書道服贊

希道比部借示文正詞筆觀之若侍其人之左右令人既喜而且凜然也熙寧壬子孟夏丙寅陵陽守居平雲閣題石室文同與可 丹淵集

范文正公祥符八年進士也其為同年許比部作道服贊詞莊義舒懃乎有德之言哉南北分合餘二百年而負幅疆理復混為一區公之孫曾嗣守先業不懈益恭得公書遺蘇才翁韓文公伯夷頌眞蹟而寶蓄之且摹刻於石今年至正元年益都宗人復自北攜此贊幷公侍祠像來南而歸之合浦之珠曲阜之履得於既失所以委重宗祊藩飾世緒者夫豈偶然之故有相之矣熙寧間文公與可題識云希道比部而不著其名宋登科記當自可考也卷中有東漢大尉祭酒家學即高陽及仙系小印皆緣許氏則是贊之為許氏物蓋已久矣不知何時而遂失之也邪作贊時許公為平海掌書記耳熙寧始轉至比部其恬於進取如此於以見許公亦盛德之士不然公豈肯輕以清其意潔其身者而許之哉昔公書伯夷頌以遺才翁今復見公為希道撰書此贊則希道亦才翁一等人哉宋三百年文運休明泰治熙洽自景德祥符而始盛觀公此贊則公與許公之聯芳科甲信人才與時

升降者為不誣矣元年冬十有一月二十七日東陽柳貫書

升降者爲不誣矣元年冬十有一月二十七日東陽柳貫書（鐵網珊瑚）

右范文正公爲同年許書記作道服贊眞蹟道服之制不可考許公爲此其意蕭然物外非不臧之服也不然文正公豈率易爲人下筆者哉此卷今藏范氏義莊贊後又有文與可諸賢跋語亦不可得者也（鮑翁家藏集）

宋范仲淹與朱校理手帖

先公舊藏文正范公與朱校理手帖墨刻一卷某以示汶上劉君子駒一見咨歎不忍去手即摹本寘之篋笥且屬某志其後某竊惟文正公平生事業光明偉特如此及觀此帖味其辭意而有以知公處事之周密玩其書畫而有以見公日用之謹嚴此豈非其事業淵源所自邪晚生何足以形容萬一然嘗反復於此而復有感焉公蓋生二歲而孤隨其母育於長山朱氏既第始歸姓范氏今所與書者即其朱姓時從子行也公雖以義還本宗而待朱氏備極恩意既貴則用南郊恩贈朱氏父以及其諸子之喪皆爲之收葬歲時奉祀則別爲饗朱氏以公蔭爲官者二人此載在遺事世所知也詳觀是帖其親愛惇篤之意發於自然蓋與待其本族何異其於天理人情可謂得其厚矣只此一事表而出之聞其風者蓋可使鄙夫寬薄夫敦也誠盛德哉淳熙元年六月既望張某謹題（張栻南軒集）

宋范仲淹荅翰長學士帖

荅翰長學士帖不知爲誰作也言近以北事謁見今聞彥國之好亦甚減憂蓋慶曆

同文圖書館印

中鄭公再使契丹和好始定中國於是息兵垂五十年公之先憂後樂爲何如哉彥國鄭公字也所云邊上乡人且勉從事或稍寧息即有丘園之請則公爲西帥時耳至恐門戶一變有悖出悖入之禍不惟公家子孫所當服膺而凡士大夫皆當寫置坐右以比盤杅几杖之戒者也至順四年夏六月晦東陽柳貫道傳識柳待制集

文正公作此帖以復翰長學士雖莫詳其姓氏要是一達官無疑若張去惑著作則嘗游公門從事幕府公薨背時爲淮南轉運使見於祭文可考也公之片言隻字流落人間者學士大夫咸以爲法況其詞旨及於家國者乎嗚呼邊上乡人西北之憂後世卒不免此又志士仁人之所爲深慨者也元紀二年春正月九日後學金華胡助敬題鐵網珊瑚

宋范仲淹許下帖

祁留吳郡城中每從范靜翁先生閱其家藏文正公手帖凡若干卷今得許下帖讀之富哉范氏之藏也靜翁先生力承宗緒至老彌篤凡遇其先公片紙隻字即購藏之以爲家寶嗟乎公之翰墨留天地間如精金美玉人咸知愛重而況公之孫子哉是宜先生之寶之也使子孫之來者皆如先生之用心焉則公之遺澤將百世不泯矣蓋相與懋戒之至正十年歲在庚寅夏五月後學茶陵李祁謹題雲陽集

宋范仲淹與尹舍人帖

方范文正因與呂文靖爭論上前貶饒州時尹舍人實上書願得俱貶監郢州酒稅

此一卷帖情義諄諄不啻兄弟蓋二公愛君憂國道合志同其相與之厚自應爾耳淳熙乙巳清明白梁谿尤袤敬觀 鐵網珊瑚

范公二帖皆是師魯謫漢東時書後一帖却當在前或是自均過鄧託范公以死時問訊之書與衆云云之戒可見也賢者困厄至此人到於今傷之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名不滅歐公銘文盡之矣洪邁書 同上

景祐二年公上論遷都事與呂文靖異議黜知饒州祕書丞集賢校理余靖言加罪言者非太平之政坐落職監筠州酒稅而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又言范某義兼師友乞從降黜亦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此二帖皆尹公在郢時所遺問若曰日給外月月有橫費家家如之至於收檢郊酒候送鄧醞合花蛇散和方送上見朋友有救卹通財之義而惟君子樂道而能盡之也其後公鎮鄧尹公再貶監均州酒稅昇疾來鄧以存歿託公則公之於尹公可謂生死不易其諒矣然楊洪二公跋語以第二帖是自均州來南陽時且有不須與衆云云之戒今帖中乃無此語然以動止休嘉及報他貧且安也等言證之則非疾時矣恐此跋非此帖也前帖銜縫有王厚之順伯陰文十六字印知爲順伯所藏順伯臨川王和父之孫好古博物爲中興第一徽文公與之友善集中載其書問可考也田元均諱況益諡宣簡云東陽後學柳貫謹識 柳待制集

尹公自謂與范公義兼師友而其言談罕及於性命至尹公處死生之變尤人所難

能非知道者不足以與於此蓋是時風俗醇厚士大夫多不言而躬行未至立名字以相高此宋三百年極盛之際也伏觀范公遺帖安得不爲之撫卷而三歎乎 黃文獻公集

宋范仲淹手墨

文正公書落筆沉著雅近晉宋間書昔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可一世人獨推重公書與樂毅論同法莊嚴清徹信如其品心之精微亦露其倪矣想當鉤指回腕優入古人法度之中自有別解今士大夫喜公書不第學其筆法更觀所教戒故舊親戚者皆天下長者名言儻能深味其義推以涉世不爲端人正士則吾不信也昔楊二山司馬鎮延州還以范公所書後署榜聯高堂森晝戟燕寢凝清香者臨勒詒余今又得此因斂衽披覽盥手珍函之九月之望 沈懋孝長水文鈔

宋范純仁與司馬溫公手簡

四百五十三字無一筆作草則其忠誠信愨根於其中者可知已永昌元年其歲壬午晉元帝即位之五年也自正月王敦作亂至十二月慕容皝入令支而還每事第書發端一二字或四五字其下則以云云攝之校今通鑑是年所書凡目時有異同此或初藁而後更刪定之歟始公辟官置局前後漢則劉貢父自三國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范淳父至於削繁舉要必經公手乃定此永昌一年事公不以屬道原而手自起草何歟然則文正忠宣之手澤所存猶足企想元祐一時際會之

司馬温公編通鑑用范忠宣公手帖起草方晉之南渡多事晉書多引小書世說新語之類極叢冗此載永昌之初一年或加之以潤色之詞矣公嘗自言編閱舊史旁采小說豈果爲晉史故邪此則未之見也至順二年秋八月朔浦江吴萊謹跋淵穎集

張南軒跋荆公書謂丞相平生何得有許忙事此言深中其病今觀温公此藁筆削顛倒訖無一字作草其謹重詳審乃如此誠篤忠厚氣象凛然見於心畫之表彼浮躁急迫者安能如是邪後學宇文公諒書珊瑚網

宋富弼與王龍圖帖後

晉唐書帖遺辭簡少而情致有餘韓公好義善交翰墨中綽有古人風度雖不及形識面龍圖公然韓公端人也觀其取友則公之名德可知矣筠溪集

宋富弼十二帖

右韓國富文忠公手帖一十有二其第一帖公爲昭文相時所遺當是嘉祐三年公自至和二年與潞國文忠烈公並相及是始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帖所稱集賢相公則魏郡韓忠獻王也其第二帖公服闋時所遺當是嘉祐八年公自嘉祐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位至此服除其年三月辛未昭陵升遐故帖中有甫畢家禍又遭國卹之語而第三帖謂罪逆不死已及除禫要當與第二帖同時也其第四帖第五帖公爲樞密使時所遺當是治平元年公既除母喪即名入西樞帖中所稱昭文相

同文圖書館印

公亦是魏王無疑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爲眞相之任其上相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爲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二學士幷監修國史各除此三大館皆宰相兼之而亦以次而升魏王自集賢進昭文故帖中隨時而異稱也其第六帖公在宥府時所遣亦當是治平元年武舉之罷在皇祐元年十月己未五年八月乙丑雖擢祕閣舊經試者五十一人用之而其制猶未復至是方議舉行故帖中有武舉文字始托西廳侍郎等言是年九月丁卯卒詔行之也其第七帖當是熙寧元年初判汝州時所遣四五月間河朔大水民皆流離南郊禮畢兩府臣僚故事當有恩賜宰臣因留而奏止之公念念不忘民故帖中亦有河朔水潦爲患之云也其第八帖當是熙寧四年冬歸洛時所遣公以不行青苗之法爲提舉官趙濟侍御史鄧綰所奏六月甲戌落使相以左僕射再出判汝州七月赴郡十月中引疾還家故帖中有赴汝海治事及歸洛養疾之語也其第九帖至十二帖所遣之時與第八帖同而第九帖當是與潞公時荊國王文公方得君羣小翕然附和最憚公之剛直欲陰中之故帖中有足疾七年又積憂畏心氣不寧之歎潞公素敬愛公思欲薦起之故帖中又有曲蒙推假恐懼無地之懇也大抵賢者之出處實有關於時政之得失今以此數帖觀之則君子小人進退之間一治一亂昭然可見有不待論而後明至若公之德行勳業則載在國史播於天下賢士大夫之口雖婦人女子亦皆識公爲賢亦不俟言而始知也此卷有宋宇文虛中跋語謂裝褫無次故濂爲詳著所遣

之時以足其未備更爲序次如右虛中字叔通成都廣都人以黃門侍郎使金見存仕爲翰林學士承旨皇統初欲南奔不果竟被害云 宋學士集

宋文彥博眞蹟

右潞忠烈公三帖皆元祐初公以師垣便章軍國時也帖所謂腹疾則元年九月也公以是久在告不克陪宗祀時年八十一得疾稍間而筆力遒勁若此且其辭氣謙厚惟恐失一士之心衛武之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眎其隅而有諸中者可知矣後一帖雖史牘而緘封乃公花書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爲私記故號花書如韋陟五雲體是也國朝大老亦多以名爲押而圈其下今其可考者如趙清獻王文公皆然而熙寧間至有花書盡作棬之語益可推見今併存此幅以識前輩典刑云 鶴山集

宋文彥博三帖

右潞公手劄三劄不過數十字而辭意藹然資政一帖國謀友誼尤見素懷字雖不甚置意亦時有唐人風致非無師法者蘇文忠謂公綜細務雖精練少年不如貫古今雖專門不逮二者於此帖亦皆可見 平園集

宋薛奎詩帖

右薛簡肅公詩幷書其背乃天聖四年司農卿李湘門狀是歲丙寅至今丁未寔四十二年矣偶得於家人篋中因標軸而藏之公之清節直道余旣銘之而有傳

同文圖書館印

在國史此不復書治平四年閏月十八日歐陽文忠公集

宋歐陽修帖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衡口而出縱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蹟也東坡集

宋歐陽脩與挺之郎中帖

歐陽文忠公書不極工然喜論古今書故晚年亦少進其文章議論一世所宗書又不惡自足傳百世也建中靖國元年冬至觀於荊州沙市舟中雪晴大寒捉筆不能字鍾陵黃庭堅題山谷集

宋歐陽脩書

歐陽文忠公書清勁自成一家公嘗言學書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蓋不以書自許士夫寶藏其蹟非以名節可貴故邪意外得謗無如公者賴韓富諸公辨明之乃得自白於世故陳瑩中嘗跋其書云使嘉祐前見此書者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何由而興東坡亦以夢奠之後履傳千祀證之艱危多在於生前而是非常定於身後可勝慨哉梁溪集

宋歐陽脩集古錄序眞蹟

集錄金石於古初無蓋自歐陽文忠公始令順伯嗜古無厭又有甚於公之所爲而復得公此序眞蹟藏之其不偶然矣淳熙壬寅禊飲會稽西園暮歸書此朱熹

仲晦父 朱子文集

宋歐陽脩集古録跋

右歐陽文忠集古録跋石刻三卷中有楊博士南仲劉敞原父釋各一通劉復有跋一通尺牘如之蔡襄君謨跋二通與裴煜如晦尺牘各一通公復自與君謨尺牘一通餘皆公手書跋公文章妙天下而於考究小不能無憾其持論亦有近迂者居恒謂辨古文奇字全得楊南仲章友直力而又盛推原父博學無所不通原父却謂人好一歐九惜不讀書耳得非以是哉余見公墨蹟凡三所與此結法同而不能如其神采當又全得石工力也目録計亦有刻石而序書出君謨手吾弟當徐訪之 弇州續藁

宋歐陽脩九帖

右文忠九帖皆與其姻戚者宣和後簡板盛行日趨簡便親舊往來之帖遂少使前輩時已如此安得翰墨流傳百世邪淳熙辛丑季春三月周必大書 平園集

宋歐陽脩墨蹟

玄生平所見兖國文忠公眞蹟甚多其篇帙大者於同年許安陽家見毘陵胡文恭公墓銘藁百丈輝上人所見州郡名急就章胡氏碑行草急就章皆微涉行楷余家所藏佳者曰與杜祁公蘇明允書及晚年三乞致仕表草皆筆法如一獨祁公書端謹結體頗若蘇氏父子豈非蘇氏感公之至初年倣公之書後充拓自爲一家體玆來敘族至早禾田歐氏見集古題名碑跋而歐氏在楓樹下者又出與留守學士書

同文圖書館印

見示皆名墨也第書中䀝字兩用䧱䀝況古文通然意若有所謂留守學士者得非田元均乎旅寓乏文字考訂姑識此說以竢博古之君子圭齋集

宋歐陽脩詩帖

太子少師榮國恭靖姚公嘗得歐陽文忠公酬蘇子美詩墨蹟甚愛之自謂如獲夜光明月不勝忻喜遂書付孫貽公之子繼持以示予予觀文忠之詩稱道子美者以其氣之豪才之雄語之奇不牽世俗誠卓犖不羣之士也然子美在當時以酒食微過竟坐流落不偶而文忠他日序其文誌其墓深致意焉夫不矜細行君子不能無惜於子美而文忠好賢育才之心見諸文詞者又拳拳焉爲當時諸君子惜也此詩之作子美未卒前七年於今三百七十餘年矣榮國書此已八年而遺世亦三年矣人生幾何歲月如馳撫卷惘然永樂十八年春二月已巳朝議大夫國子祭酒兼翰林院侍講豫章胡儼書頤菴集

右歐陽公酬蘇子美古詩眞蹟爲吾鄉姚榮公孫廷用所藏廷用近出示余言洪武間榮公以髙僧住北平之慶壽寺一日過戍卒家見其糊窻紙有字視之乃此詩也榮公且驚且喜揭之以歸裝潢成卷既自爲跋而當時大老如楊東里胡豫章輩亦皆有題識此詩閱世幾四百年不幸而落戍卒之手然竟遇榮公復自謂寶之如夜光明月則神物之衛護公詩又可知矣寓意編

宋歐陽脩二小帖

歐公嘗云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日便爲故事且謂古之人皆能書惟其人之賢者傳使顏公書不佳見之者必寶也公此二帖僅僅數語而傳之數百年不與紙墨俱泯其見寶於人固有出於故事之上者邪 莆田集

宋宋祁墨蹟

柳子厚作司馬刺史詞章始極其妙後世益信窮人詩乃工之說常山景文公出藩入從終身榮顯而述懷感事之作徑逼子厚贈楊憑等詩自非機杼既殊經緯又至安能厎此殆未可以窮達論也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平園集

宋邵雍書逢春詩

先生妙極道數從容於義理之會雖形諸餘事無問精麤莫非實理秦漢以來諸儒鮮能及之此所謂豪傑之士也陵陽牟君銓得其所書逢春詩嘗以遺臨邛魏某辭不敢有仍書而歸諸 鶴山集

宋邵雍手寫陶靖節詩

康節先生蘊先天經世之學顧獨手抄靖節詩集是豈專取詞章哉蓋慕其知道也宣和末臨漢曾紘謂舊本續山海經詩形夭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某初喜其援証甚明已而再味前篇專咏夸父事次篇亦當專咏精衛不應旁及他獸今覩康節只從舊本則紘言似未可憑矣開歲倏五十或作五日近歲初覺謂五十則與辛丑不合今康節只作五日尚何疑焉淳熙己酉重明節舟次臨江薌林向

同文圖書館印

公之孫士虎出觀因表而出之 平園集

宋蘇舜欽寶奎殿頌帖

仁宗朝摹太宗御書大相國寺額於石即寺爲殿而藏之御飛白名曰寶奎殿舜欽此頌當是名試館職時所作年方三十餘也其云上宰宗吏爲辭章者爲呂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歟淳熙十年二月五日周必大書而歸之玉山汪氏 平園集

宋蘇舜欽四時歌眞蹟

同時則妒賢嫉能異世乃哀窮悼屈古今殆一律也使劉元喻輩見子美詞翰於百年之後則所謂一網之舉安知不轉爲十襲之藏乎淳熙甲辰十二月三日 平園集

宋蘇舜欽詩帖

崇文北軒有子美書數行在壁又見所傳詩軸遺墨如新而斯人歿久矣爲之慨歎 孔武仲清江集

宋蘇舜欽二詩眞蹟

老米評公之字以五陵年少方之亦太貶矣觀其神韻意度終非南渡後人所及三復二詩尚想幅巾小舟灑然滄浪之上其人遠矣墨猶新也悲夫 王柏魯齋集

宋蘇舜欽臨懷素自敘帖

懷素自敘帖憶嘗見之吏部侍郎吳公座上天下奇蹟也今不知所在忽覩此卷爽然神明復還舊觀其爲滄浪翁之作無疑或云此卷末題云舜欽親裝殆非子美作

乎而予終以爲子美者亦以其用筆超妙不涉畦徑縱而法勁而潤古而奇其他予所不知也 震澤集

宋蘇舜欽留別王原叔古詩帖

右宋蘇子美古詩百五十言留別原叔八丈蓋王洙原叔也詩語俊拔意氣悲壯歐陽公謂其廢放時發憤悶於歌詩殆是類也字畫出於顏魯公徐季海之間而端勁沉著得於顏公爲多當時評者謂爲花發上林月滉淮水豈有然乎按子美慶曆四年丙戌十一月坐監進奏院會客事除名徙蘇州此詩後題清明日則是被放之三閏月也時原叔以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黜知濠州正坐子美事故詩云遂令老成人坐是亦見斥時子美年三十八原叔五十一故有老成及八丈之稱又有今來濠州涯及明日又告行等語當是隨原叔至濠及是乃別耳其後子美竟以慶曆八年卒於蘇凡居蘇四年宜其遺蹟流傳吳中爲多去今數百年所謂滄浪亭者雖故趾猶存亦惟荒煙野草而已至於文章翰墨不少槩見宣和書譜謂斷章片簡人爭傳播豈在當時亦不易得耶此詩雖非蘇事而實赴蘇時作少宰徐公子容以爲郡中故實因重價購之俾徵明疏其大略如此若其志節履行具正史者茲不復云嘉靖乙未文徵明跋 珊瑚網

宋蘇舜欽草書杜詩眞蹟

蘇滄浪子美草書少陵漫興八絕句而遺其一後不著姓名或有謂爲山谷道人及

杜祁公者南宋諸君子以書法及寓吴之歲考之定爲滄浪無疑也按懷素自敘帖前六行爲公所補與此頗相類此更頹然自放而氣亦不乏山谷與公後先俱服膺素師公得法而微病踈山谷取態而微病緩公勁在筆中山谷勁在筆外以此不能無堂廡也公爲杜祁公愛壻公歿而祁公始學素草頗有氷玉之譽然此卷謂祁公書尤誤也 弇州山人藁

宋蘇舜元草書

才翁草書眞蹟當爲歷世之寶然李白草書歌乃唐末五代効禪月而不及者云牋麻絹素排數箱村氣可掬也 東坡集

宋蘇舜元帖

余治平末嘗見太學直講楊褒家藏唐高閑上人二帖石本歐陽文忠公書其末以謂高閑之書如此則韓叙乃實録矣後余官祕書且十年凡祕府所藏與一時士大夫家所有晉唐以來名書妙墨皆獲見之而高閑書絕未嘗見豈閑自重其藝不妄爲人書故後之傳者少邪崇寧乙酉孟秋始見范伯履所藏千千進想褭石本眞出一手足知退之之言不妄也譙郡張文潛書 張耒宛丘集

宋蘇舜元二帖

二蘇草聖獨步本朝裕陵絕重才翁書得子美書輒棄去書家謂才翁筆簡惟簡故妙聽蛙方氏所藏二帖前一幅眞才翁筆後幅録杜詩者稍斷裂以爲才翁邪筆意

欠簡以爲君謨邪字法差縱莫能定其爲何人書也然君家自河東轉運公珏藏至君凡四世自熙寧甲寅至今將三甲子可謂之故家舊物矣 後村集

宋江休復墨蹟

往時見歐陽永叔梅聖俞石曼卿蘇子美詩善稱道江鄰幾常想見其人後二十餘年乃得與起居君之孫端禮季共游季共甚藝而強於學蓋前人之風聲氣習猶在也今又得起居遺墨觀之忠厚之氣藹然江氏當寶傳之 山谷集

宋梅聖俞眞蹟

右都官梅公眞蹟也本朝以詩名家自公始廬墓於斯去今二百年邦人尊事如一日訪其遺蹟惜無存者通守尹君唯曉博雅好古求越中所藏鏡之置於祠繼是登斯堂者瞻其像誦其詩如見其人亦可以油然興起矣嘉熙庚子莫春晦前三日天台杜範 杜清獻公集

宋蘇洵與孫叔靜帖

嘉祐治平間先君編修太常因革禮在京師學者多從講問而孫叔靜兄弟皆篤學能文先君亟稱之先君既歿十有八年軾謫居於黃叔靜自京師過蘄枉道過軾出先君手書以相示軾請受而藏之叔靜不可遂歸之先君平生往還書疏多口占以授子弟而此獨其眞跡信於叔靜兄弟厚善也邪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軾記 東坡集

同文圖書館印

宋愼東美帖

治平中錢塘元積中子發守山陽樂士喜談笑山陽介東南舟車之衝以故客至殆不容館穀伯筠嘗岸幅巾著芒鞋見子發於清晨盛服聽覽之際子發爲之倒屣即謝他客輟所事命酒三斗挹大觥以沃之語諄諄勞苦欽擁之不已伯筠直視取釂了不與酬對酒盡翻然引去州人讙傳曰吾史君有是客可不往敬邪戶外之屨至無少間伯筠多作字出腴詞爲謝而口未嘗啟也予爲兒童時亦往見之輒謂予曰家何在將奉報明日既至索酒滿引揮滿壁而去方時子發募州人作新橋甫成矣請伯筠記之適據一大几隨請題几上州人亟摸之石相與率百金爲謝伯筠怒目叱去清晨挐小舟徑歸子發走十餘輩挽之不回嗚呼世豈復有斯人哉 姑溪集

宋李唐卿篆千文

學書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傳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獨得書工筆吏竭精神於日夜盡得古人點畫之法而摸之濃纖橫斜豪髮必似而古人之妙處已亡妙不在於法也而謝侯所藏幅紙書千字文特奇巧圓方不失而飛揚自如過其流輩遠甚蓋一時絶藝也然謝侯好玩甚多書畫硯墨類皆第一室中之所藏固有精妙過於此者覽其一知其他稱是也 雞肋集

宋蔡襄書集古錄序

蔡君謨既爲余書集古錄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爲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

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爲潤筆君謨大笑以爲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以
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無此一種物茲又可笑也
歐陽脩歸田録

宋蔡襄書茶録

善爲書者以眞楷爲難而眞楷又以小字爲難羲獻以來遺蹟見於今者多矣小楷惟樂毅論一篇而已今世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爲眞本而斷裂之餘僅存者百餘字爾此外吾家率更所書溫彥博墓銘亦爲絕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以此見前人於小楷難工而傳於世者少而難得也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録目序横逸飄發而茶録勁實端嚴爲體雖殊而各極其妙蓋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故亦麤識其一二焉治平甲辰 歐陽文忠公集

余所見茶録凡數本暮年乃見絹本豈非自喜此作亦如右軍之於禊帖屢書不一書乎公吏事尤高發奸摘伏如神而掌書吏輒竊公藏稾不加罪亦不窮治意此吏有蕭翼之癖與其他作奸犯科者不同邪可發千古一笑淳祐壬子十月望日克莊書時年六十六 後村集

蔡端明書評者謂其行草第一正書第二然宣和書譜載御府所藏獨有正書三種豈不足於行草邪歐公云前人於小楷難工故傳於世者少而難得君謨小字新而

同文圖書館印

傳者二謂集古録序及龍茶録也端明亦云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至行草某近年麤知其意而力已不及觀此則其行草雖工而小楷尤爲難得當時御府所收僅有三種而茶録在焉蓋此書尤當時所貴嘗刻石傳世數百年來石本已不易得況眞蹟乎侍御王君敬止不知何緣得此間以示余蓋希代之珍也按公以慶曆四年爲福建轉運進小龍茶時年三十有四後三年爲皇祐三年入修起居注遷進此録後知福州失去藏藁懷安令樊紀購得刊行當是至和二年再知福州時至治平元年始定正重書相距皇祐又十餘年公年五十有三遂卒晦菴評蔡書謂歲有蚤暮力有深淺公書至是蓋無遺法矣元人盧貴純跋云歐公最愛公書而此書晚出惜不及見余按歐公云集古録序橫逸飄發而茶録勁實端嚴結體雖殊各極其妙則此書必嘗入其品題矣且後題治平甲辰即元年重書之歲也又按劉後村云茶録凡見數本則當時所書宜不止此此帖南渡後嘗爲蔡修齋所藏修齋永嘉人名範字遵甫幼學尚書之子仕終吏部侍郎嘗官閩中與端明家通譜因得此帖不知即御府藏本或後村所見諸本今不可考矣元人題語二十餘皆記修齋之孫宗文授受收藏之故而不及書之本末余因疏其大略如右其詳則俟博雅君子甫田集

宋蔡襄書牡丹記

右蔡君謨之書八分散隸正楷行押大小草衆體皆精其平生手書小簡殘編斷藁時人得者甚多惟不肯與人書石而獨喜書余文也若陳文忠公神道碑銘薛將軍

碣眞州東園記杭州有美堂記相州晝錦堂記余家集古錄目序皆公之所書最後又書此記刻而自藏於其家方走人於亳以模本遺余使者未至於閩而凶訃已至於亳矣蓋其絕筆於斯文也於戲君謨之筆既不可復得而余亦老病不能文者久矣於是可不惜哉故書以傳兩家子孫歐陽文忠集

宋蔡襄書海會寺記

君謨寫此時年二十八其後三十二年當熙寧甲寅軾自杭來臨安借觀而君謨之沒已六年矣明師之齒七十有四耳益聰目益明寺益完壯竹林橋上暮山依然有足感歎者因師之行又念竹林橋看暮山乃人間絕勝之處自馳想耳東坡集

宋蔡襄飛白書

物一理也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分科而醫醫之衰也占色而畫畫之陋也和緩之醫不別老少曹吳之畫不擇人物謂彼長於是則可曰能是不能是則不可世之書篆不兼隸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謨眞行草隸無不如意其遺力餘意變爲飛白可愛而不可學非通其意能如是乎東坡集

宋蔡襄書賦

余評近歲書以君謨爲第一而論者或不然殆未易與不知者言也書法當自小楷出豈有未能正書而以行草稱也君謨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東坡集

宋蔡襄草書

同文圖書館印

風雲龍蛇之變態非曲江字可比也少有得其眞迹者謊之此卷遂爲奇寶矣丹陽蘇某題 蘇魏公集

宋蔡襄書隴西王碑

歐陽公作蔡君謨墓誌云公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與人書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敕公書則辭不肯曰此待詔職也國史傳所載蓋用其語比見蔡與歐陽一帖云鼎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宮寺題牓至有勲德之家干請朝廷出敕令書襄謂近世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蓋辭其可辭其不可辭者不辭也然觀蔡公之旨意如此雖勲德之家請於朝出敕令書亦辭之不止一溫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後世或未知之故載於此 文忠集

宋蔡襄獻壽儀帖

蔡忠惠公書蹟徧天下而此帖獨未布今歲南來始得見於其來孫誼之家乃知昔之君子所以事其親者如此其愛且敬也孤露餘生無所孝養捧玩摧咽不能仰視送請其眞摹而刻之以視世之爲人子者庶以廣蔡公永錫爾類之志非獨以其字畫之精而已然又偶得善工且屬諸生黃幹臨視唯謹知書者亦以爲不失其用筆之微意云紹熙庚戌臘月既望丹陽朱熹書於漳浦郡齋 朱子文集

宋蔡襄書前出塞詩

蔡公大字蓋多見之其行筆結體往往不同意以年歲有蚤晚功力有深淺故邪發谿老人多見法書筆法高妙獨稱此爲勁健奇作當非虛語慶元三年十月戊寅朱熹 朱子文集

宋蔡襄臨眞草千文

藝未有不習而工者右軍書禊帖至數十本智永臨千文凡八百本辨才年八十餘日臨蘭亭數過忠惠蔡公書法爲本朝第一然二王帖眞草千文樂毅論皆有臨本而千文尤爲妙絶豈非備衆體而後能自成一家歟 後村集

宋蔡襄書哀冊

文皇帝除亂致治功德儘可形容使班馬秉此筆必甚奇偉斯作稍似不稱然沙塲鏖翦斗極咸羈狼山入囿瀚渚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貢鳥服來儀亦佳語也今人恐不能道 後村集

宋蔡襄書唐人詩帖

右蔡公書唐人四絶句劉禹錫一李白二杜牧一後題慶曆五年季冬廿有九日甘棠院飲散偶作新字是歲公年三十五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初疑甘棠院在何處而歲除前一日觴客結字其間後訪知院在郡圃會稽亭之後公集中别有歟甘棠院

唐明皇有飛白散隸賜上巳曲水宴大字今尚存已爲奇迹矣而君謨又作飛草盡風雲龍蛇之變態非曲江字可比也少有得其眞迹者說之此卷遂爲奇寶矣丹陽蘇某題蘇魏公集

宋蔡襄書隴西王碑

歐陽公作蔡君謨墓誌云公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與人書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敕公書則辭不肯曰此待詔職也國史傳所載蓋用其語比見蔡與歐陽一帖云曩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宮寺題牓至有勳德之家干請朝廷出敕令書襄謂近世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蓋辭其可辭其不可辭者不辭也然觀蔡公之旨意如此雖勳德之家請於朝出敕令書亦辭之不止一温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後世或未知之故載於此容齋集

宋蔡襄獻壽儀帖

蔡忠惠公書蹟徧天下而此帖獨未布今歲南來始得見於其來孫誼之家乃知昔之君子所以事其親者如此其愛且敬也孤露餘生無所孝養捧玩摧咽不能仰視遂請其眞摹而刻之以視世之爲人子者庶以廣蔡公永錫爾類之志非獨以其字畫之精而已然又偶得善工且屬諸生黃幹臨視唯謹知書者亦以爲不失其用筆之微意云紹熙庚戌臘月既望丹陽朱熹書於漳浦郡齋朱子文集

宋蔡襄書前出塞詩

蔡公大字蓋多見之其行筆結體往往不同意以年歲有蚤晚功力有深淺故邪巖壑老人多見法書筆法高妙獨稱此爲勁健奇作當非虛語慶元三年十月戊寅朱熹 朱子文集

宋蔡襄臨眞草千文

藝未有不習而工者右軍書禊帖至數十本智永臨千文凡八百本辨才年八十餘日臨蘭亭數過忠惠蔡公書法爲本朝第一然二王帖眞草千文樂毅論皆有臨本而千文尤爲妙絕豈非備衆體而後能自成一家歟 後村集

宋蔡襄書哀册

文皇帝除亂致治功德儘可形容使班馬秉此筆必甚奇偉斯作稍似不稱然沙塲鏖翦斗極咸羈狼山入圍瀚渚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責鳥服來儀亦佳語也今人恐不能道 後村集

宋蔡襄書唐人詩帖

右蔡公書唐人四絕句劉禹錫一李白二杜牧一後題慶曆五年季冬廿有九日甘棠院飲散偶作新字是歲公年三十五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初疑甘棠院在何處而歲除前一日觴客結字其間後訪知院在郡圃會稽亭之後公集中別有飲甘棠院三詩則在郡圃無疑矣此一軸大字極端勁秀麗不減洛陽橋記沖虛觀詩在普照

會飲帖之上劉詩二十八字濃墨淋漓固作大字常法及李詩則筆漸瘦墨漸淡至牧詩愈瘦愈淡然間架位置端勁秀麗與濃墨淋漓者不少異在書家惟公能之故公自云蓋前人未有又云珍哉此字墨林君家藏蔡字多矣小楷以茶錄爲冠眞草以千文爲冠大字以此帖爲冠内淮水東邊舊時月今作唯有淮東舊時月雲想衣裳花想容今作葉解釋東風無限恨脫恨字往往飲後口熟手誤耳 後村集

宋蔡襄荔枝帖

學書生於行筆苟不知此老死不免背馳雖規摹前人點畫不離法度要亦氣韻各有所在略不繫其工拙也君謨自少以能書得名至老以作字爲悅然行筆遲肉勝骨而此帖乃反是疑得之倉猝間或粉紙枯澁運墨不勝而然其如堅勁不撓備盡衆體信一代之師表也 姑溪集

宋蔡襄白蓮帖

書家論永字法遲澀峻疾要使筆鋒行字畫中如人骨骼既立雖豐瘠不同各自成體近時臨書方盡力點畫閒圓銳斜直惟恐失之奚暇議筆行何如邪持此爲驗眞僞不足辨矣蔡君謨公白蓮四帖久歸李正臣家後人得贋本珍重印可更相傳玩至今不悟如貧家子見他寶器不知其所可寶也是非之能亂人乃爾嗟夫 李彌遜筠溪集

宋蔡襄謝賜御書詩眞蹟

予嘗讀蔡端明文集載其所上謝賜御書詩一首後有荅詔宋仁宗皇祐四年距今永樂四年丙戌三百五十有餘年今此卷當其時所上眞迹必藏之祕府此詔當在彙聚文集者故得之此詔存亡不可知而此本又不可知何時流落人間獨爲人所愛惜夫豈非其書之善哉彼若蔡元長父子書非不工偶有傳者人必不能以此易彼且論之者非有慨然而歎則必醜詆之矣又安能如此書之合口一辭敬羡而無間也安可謂書之美惡不係於人也哉 春雨集

蔡忠惠公書名重當時上嘗令寫碑誌則以例有賚利辭曰此待詔職也與待詔爭利可乎力辭不從竟已其人品如此其書之莊重凡落筆皆然豈以御前表疏始不苟耶宮傅謙齋先生得此甚加珍惜蓋非特重其書重其人爾 匏翁家藏集

宋蔡襄書蹟

觀蔡襄之書如讀歐陽脩之文端嚴而不刻温厚而不犯太平之氣鬱然見於豪楮間當時朝廷之盛蓋可想而知也自崇寧以來以文章字畫爲天下主盟者校之仁廟之時賢否如何人才盛衰信乎其可卜治亂也事至今日但可慟哭耳建炎三年己酉 鄧肅栟櫚集

宋蔡襄書柳子厚吐谷渾詞

蔡忠惠書洛陽橋記與吐谷渾詞皆大書之冠冕也淳熙癸卯月日 平園集

宋蔡襄書杭州府治記

同文圖書館印

杭州府治舊在鳳凰山之右至和元年郡守孫沔重建蔡端明襄撰記并書刻石於門之右今石刻在和寧門内咸淳臨安志

宋蔡襄書寒蟬賦

右蔡君謨書寒蟬賦真蹟觀其大似褚河南書法乃御府收藏之物也先朝評書者稱蘇子瞻蔡君謨黃魯直米元章爲四大家並馳海内隻字片楮亦不易得今閱此帖楷法咸精殆高駕三公而優入於神誠翰墨中之至寶也京兆宇文公亮珊瑚網

楊宗道云先朝蔡君謨楷書最可爲師端勁高古落筆如削鐵此書中龍也張彥遠法書要錄有云唐太宗購二王書右軍草書有千紙取其迹類相從率一丈二尺爲卷臨學遂得右軍筆也余友黃聖儀好讀異書馳心翰墨家藏此帖爲師然於楷法大得其神韻耳近世君謨楷書絕少然已歸内府民間亦不可復得也善藏之善藏之廣陵吳元善書同上

宋蔡襄萬安橋記

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遒麗當與橋爭勝結法全自顏平原來惟策法用虞永興耳晝錦堂差近之荔枝茶譜不足道也瑯琊王世貞弇州山人稾

宋蔡襄書晝錦堂記

右宋歐陽文忠作晝錦堂記蔡君謨書君謨書甚重於當時刻石四方多矣今余家獨有此碑得之錢習禮檢討云東里續集

韓魏公以上相作晝錦堂於相州時歐陽文忠以參政為之記而蔡忠惠以三司使書之時稱三絕又謂忠惠每一字必寫數十赫蹏竢合作而後用之以故書成特精絕世所謂百衲碑者是也今觀其用筆特遒勁偉麗出入清臣誠懸間而不無段師琵琶之謂然自宋書家當以襄為首云弇州山人藁

蔡忠惠公書此記凡一字數十更存其合者纔得顏碑什七耳今日得宋榻徐季海書洺州府君碑以其意為此如黃金鑄范少伯一鑄而就止以速成自喜不計工拙也容臺集

宋蔡襄眞書有美堂記

右字大如錢隸題美茂宋世稱能書者四家獨盛然四家之中蘇醞藉黃流麗米峭拔皆令人斂衽而蔡公又獨以渾厚居其上豈非以莊嚴簡重望之如有德之士而自令人心服雖欲凌駕其上而自不能者哉蒼潤軒碑跋

宋蔡襄秋暑帖

康虞所藏蔡端明秋暑帖妍媚遒俊之致溢出楮墨中所謂字裏金生行間玉潤者殆此類也觀其結形取態似以柔翰而發之勁腕故姿顏綽約而鈎勒婉健有駿馬轉轤之勢米元章評公書謂如懷春女子體態妖嬈訪雲尋雨豈自負刷書作此諆語邪余謂宋人書得晉唐形似者惟公為然雙井猶然中郎之虎賁至眉山天中外史雖規倣前人不免別開一世界矣康虞試相與評之懶眞草堂集

同文圖書館印

宋蔡襄草書二帖

宋人皆稱蔡忠惠書爲本朝第一頗自珍惜不妄與人流傳五百餘年得公眞蹟者不數家王弇州最號博收僅得安樂扶護二帖秀水項氏亦廣蓄前代法書亦只二帖文太史臨刻停雲館則公之眞蹟不啻龜鬚兎角矣公吾閩人閩人得公書尤少此帖草書二詩神采筆鋒一見奪魄宋紙御印觸手如新即停雲所摹遠不及也歐蘇二公意不可一世而獨推轂君謨善書載觀此帖名下無虚信哉謝在杭多藏墨妙此又爲謝家第一寶徐𤊹紅雨樓集

宋趙抃帖

清獻公世號鐵面觀其與小金紫公四帖情詞縝密如此與青雲得路而隔同年之面者異矣然金紫公所以爲清獻所敬豈專以同年之故帖中如廢榷酤一節宜清獻之心服也時清獻守虔故有貴部猶爾贛州可知之歎後二百年贛宿重兵州計顓仰於酤日榷至數倍舊額未知有金紫清獻輩人稍弛張弓之勢否覽卷慨然後村集

宋趙抃遺帖

趙清獻公清忠之節孝友之行冠映古今非賛歎之可及今年自長沙趍朝屢得見其遺墨皆家問也此卷藏其族孫遵家尤見慈祥雍睦之意獨恨三亭蕪沒不得追尋晚步遺跡不勝高山仰止之歎遵温謹好學能業其家其必有以復之紹熙甲

寅中冬八日新安朱熹題於祥符方丈云 朱子文集

宋司馬光帖

紹興七年歲次丁巳初夏中澣彭城鄭顧道經從豫章出示温公帖觀於精忠堂稟然如對盛德君子瞻其儀形面其語論也使人欽慕不能自已武陽李伯紀書 梁溪集

宋司馬光隸書

公硯已瘞姦魂夜悸公墨霑池潛來湘纍假其餘聲所感如此矧公眞筆劒戟交倚挂之高堂浮慮盡死我觀公書識公胷次天地輸誠風霜厲吐而發之兹其餘事公之立朝營營仇敵不勦其剛不披其殖障海一簣排風孤翮始訾繼斥卒伸其直世衰道圮喏喏唯唯有筆如椽微公莫使我銘其尾吁嗟已矣 劉子翬屏山集

宋司馬光與邢和叔帖

熙寧間温公居洛公從崇德縣再入崇文元豐四年兼史事以所藏温公帖知是時相與甚厚也後一百十有二年某得見之於其曾孫遵仲修 止齋集

宋司馬光與范忠宣帖

右司馬温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楚郡龍雲從家雲從間請題其後濂聞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同聽政起公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名還爲右諫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書正此時所遣其殆元豐乙丑之冬或元祐丙寅之春乎夫公

同文圖書館印

自熙寧辛亥居洛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至是始司政柄故書中有閑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蓋已六十有七新法方盛行小人附和者衆公度不可止遂絕口不言事故又有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即如禮致事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黃履邢恕等蛇蟠蚓結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孑然獨立故又有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而不危墜之言公之志爲可悲矣然公與忠宣素相知居洛日忠宣方丐罷齊州之政判西京留臺乃同爲眞率會則其志同道合固非一日之故熙寧之法又皆共怒其爲害而其設施或不同者忠宣則欲去其泰甚公則欲鋤刬而絕其本根雖書有隨時示諭勿復形迹之請二賢之見猝有未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故使之然歟公遺此書後僅及數月且觀化冥冥之中忠宣繼公爲左僕射務以博大開上心忠篤革士風四海方翹首望治曾未幾何潁昌之命亦遽下矣不亦重可悲夫閱此帖者當知治亂之機所繫初不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宋學士集

宋王安石二帖

王荆公書字得古人法出於楊虛白虛白自書詩云浮世百年今過半校他蘧瑗十年遲荆公此二帖近之往時李西臺喜學書題少師大字壁後云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眞能賞音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書數百字未見賞音者山谷集

宋王安石帖

先君子自少好學荆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僞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雒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爲不可曉者今觀此帖筆勢翩翩大抵與家藏者不異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於後朱熹書 朱子文集

宋王安石手書

丞相荆公與人書問每有匆匆字先儒謂丞相何緣有許多忙迫時今此帖亦云俗事紛紛滅裂上問豈以爲信筆常語而不之察耶公書字學王濛要爲蕭散高遠非餘人所可及也 吳師道禮部集

宋王安石詩刻

王荆公與其弟平甫此君堂詠竹二首相傳皆公所書石刻在今應天府學公書氣韻飄逸勢若率然而未嘗無從容整暇之意亦自成一家昔人論公書類忙時所作此說非也但學書者不可爲法耳 東里集

宋王安石書金剛經

骨多肉少則瘦肉多骨少則肥惟骨肉相稱然後爲書或謂荆公知骨而不知肉今見此經則知傳者不識荆公書遽以常所見清勁爲瘦也 姑溪集

宋王安石正書楞嚴經要旨

霜筠雪柏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王介甫既賦此詩元豐八年四月竟罷政而歸書經乃其時也繼遂爲元祐矣假本道原即劉祕丞恕也經中十二者欲令法界衆

同文圖書館印

生求男得男是時雱已卒介甫之意端有所爲後舍半山所居爲寺申其薦拔可歎也作字有斜風疾雨之勢亦其性急使然然不妨得書法陵陽耄叟牟巘之書 珊瑚網

觀世音菩薩發妙耳門從聞思修入三摩地與眼耳口舌身意日劫相倍此一節楞嚴經之法髓也荆公暮年深悟佛理故特於是經提出而親書之所以深鶩禪學之士豈復有心較世間之榮辱是非及字畫之工拙也哉後學王蒙歎慨而敬書之 同上

宋王雱書

昔人論荆公多淡墨疾書類忙時作今觀元澤書亦然蓋點畫轉折意到而已未嘗有法而亦不可謂之無法也其得於家傳者邪議者又謂公書類王濛又謂類楊凝式又謂蕭散之趣公所自得非有所本也不知元澤亦尚進於是邪 震澤集

宋曾鞏帖

熹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誦習以爲人之爲言必當如此乃爲非苟作者而於王子發舍人所謂自比劉向不知視韓愈如何者竊有感焉今乃得於先生之族孫濰見其親筆不勝歎息文昭公字頃嘗於長樂僧舍見之至於湘潭文肅之書則亦今始得觀也紹熙甲寅夏四月二十二日新安朱熹書於宜春昌山渡之客舍 朱子文集

南豐先生早從歐陽文忠余襄公游素爲王文公所敬而與蘇文忠公友其門弟子則陳無已也今觀遺墨恨不執鞭嘉泰壬戌二月丙申平原老叟周必大書而歸之

南城吳氏 平園集

宋文同草書

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真行劉貢父謂之鸜哥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來何如僕對可謂秦吉了矣與可聞之大笑是日坐人爭索與可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劉意謂鸜鵒之於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十月一日 東坡集

宋文同草書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

蘇文忠公謂亡友文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詞二草書三畫四世少知音惟予一見識其妙處又有詩云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詩鳴草聖餘兼入竹三昧他日覩其飛白復恨知與可之不盡況當百年之後不以蘇公之言求之可乎嘉泰元年降聖書而歸之宗人愚卿兄弟 平園集

宋蘇頌臨閣帖

此蘇魏公所臨閣帖也譚訓云嘗於相國寺置得閣本法帖十卷甚奇畢文簡公賜本也魏公記誦絕人固由天分博極羣書蓋出學力觀此卷臨摹之工其勤可知中人自怠而欲進及前輩可乎 攻媿集

宋錢公輔書遺教經

人貌有好醜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錢公雖不學書然觀其書知其為挺然忠信

禮義人也軾在杭州與其子世雄爲僚因得觀其所書佛遺教經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勢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今君倚之書蓋訒云 東坡集

宋唐坰帖

余於唐家子弟處得林夫臨摹歐陽詢書帖筆勁而秀潤余以爲此林夫得意書也坐客或不謂然後於振之處得一帖形體皆是殊乏神氣然後頗以余爲知言此數帖工拙相半可收藏者政以知用筆是衆所不及處 山谷集

宋鍾離景伯小字千文

少時喜作草書初不師承古人但管中窺豹稍稍推類爲之方事急時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識也比來更自知所作韻俗下筆不瀏離如禪家黏皮帶骨語因此不復作時有委縑素者頗爲作正書正書雖不工差循理爾今觀鍾離壽州小字千文嫵媚而有精神熟視皆有繩墨因知萬事皆當師古往時翰林侍書王著補永禪師千文筆圜意足至書家尊之此書正當鴈行然公序小楷尤妙更於行間置小楷使文質彬彬當更勝爾 山谷集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NO. 513

HGT.

LENG.

1